



浙江圖書館



乾隆十六年新年鐫

會稽董元真山人註

道德經本義

古越集陽樓藏板

道德經本義序

孟子曰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故欲知人必先論世論世則其人可知而其志可得矣余讀董子註道德經本義畢而喟然曰董子誠老氏之功臣也此註出而老氏本旨曠古昭若發矇矣老子生於周末值假仁義飾禮智逞干戈以戕民物之世愀然於文周旣遠大道日晦欲滌澆還淳而權不我屬久居周無爲也將隱矣乃遂去微關尹要其疆爲著書則五千餘言道德之意亦秘而

不洩老子豈欲以書畱名身後者哉同馬遷傳老子約略其顛末而獨詳我夫子問禮及謂老子猶龍之語結以莫知所終噫斯亦足以盡老子矣自漢以來世之宗老者絀儒宗儒者絀老非真能絀儒絀老也乃並其各自爲學者而亦昧之則儒非真儒老非真老徒襲文辭分門戶以未嘗心得躬行之口舌角勝多見其爲所宗之罪人耳子曰予欲無言又曰爲政以德又曰無爲而治不與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者有同旨耶許雍南面而亦可伯子之簡殆卽老子憫時慨世之本意也後之人不論其

世又不能通其志遂謂老子不欲以道濟天下而與若夫

世又不能通其志遂謂老子不欲以道濟天下而與吾夫子有異趨也悲夫今董子能論老子之世逆老子之志註道德經上下篇全書之旨自是瞭然復將本文字句咀含與義畢貫洵乎人人可讀讀而居上不造生民之福爲下不占身世之享者蓋亦寡矣董子固有道而不奔競名利場以勞其生而擾其神者其諄諄覺世之意毋亦與老子有同心歟是爲序

岑

乾隆五十八年歲次癸丑四月望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左春坊新安程昌期撰

浙江圖書館

老子道德經本義自序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道爲三才之原萬物之與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物得之以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然道則渾全無方體而德則純實有成用道是形而上者德卽形而下者道則生之德則畜之是以道德者包乎五常統乎萬物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老子之道德五千言者辭深而理奧言近而指遠其先道德而後仁義以仁義居道德之中也厚忠信而薄

禮智以禮智在忠信之內也而絕聖棄智去其僞絕仁棄義就其真天地不仁大恩生聖人不仁至德化大道化而爲仁義智慧生而爲知識此數者是反言之而若正者也如所謂無爲者乃道之體無爲而無不爲也有爲者乃道之用有爲而有以爲也虛靜爲身心之本源非空寂滅之謂也卑弱乃謙退之自牧非庸懦無剛之比也而用兵伐逆以其慈修身治國用其嗇先人以後已退高以就卑利而不害於物爲而不爭於民如此者是正言之而若反者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

此老子立言之大意爲後學之指歸至於養心修生之學

此老子立言之大意爲後學之指歸至於養心修生之學
書中乃隱而微者也如虛心實腹谷神不死專氣致柔歸
根復命滌除玄覽恍惚杳冥以及長生久視之道復歸於
嬰兒等語是其義也然總之是書以修身治國爲主其鍊
養性命之機乃兼及之焉而後世註此書者指不勝屈雖
其得失不同要之不能盡達微義則一也其六朝唐宋以
後之註俱以釋氏性宗之旨悉爲採摭以解之竟將其修
齊治平之道孔老合一之義皆抹煞而不彰又有解爲兵
機詭詐之術及爐火吐納之方甚至解爲房幃邪宗種種

謬誤殊堪痛惜僕區區後學生長儒家雖稍知義理之指趣而未測聖學之高深後自乾隆壬辰年獲遇至人授我樞要指其道之大示其德之深及性命機緘數理蘊奧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非敢曰自能蓋由教而入者也迄今二十年誠不能洞窺道德玄妙然於性命宗源乃畧有所得焉因不揣固陋將是經逐一詳核達本窮源探微索隱務求其合乎道而不悖乎理同於儒而不傍於釋以抒僕千慮之一得成一家之俚言顏之曰本義蓋取經中本然之義理不敢強撫以亂其真而又竊效於朱子易本義

之意也書成於去冬命兒輩錄稿本將付之棗梨以就正
有通知我罪我者其有以教我也是爲序於簡

皆

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三月朔旦會稽元真子董德甯
靜遠序於四峯山居之集陽樓

浙江圖書館

老子道德經本義凡例

一道德經上下兩篇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乃吾儒之專書以其內有修養之旨故道家宗之可也而釋氏法之亦無不可也奈何後人註此書者竟將其修身治國之道俱解爲禪家性宗之法以致儒者非之此蓋不善註解之故豈其書之本然哉讀者察之一經中有反激挽世之言及救弊補偏之語乃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余於註中各條下已發明之茲不重述

一註內所引成語俱詳其書名或具其姓氏庶不掠古人

之美且令觀者有所考據惟引用四書之語以及本經之言則以所謂二字該之不列其名目蓋四書無人不讀而本經具在案前也

一引用諸書除儒書之外偶有一二語道書者以經中有

養生之旨故間及之然亦是儒道並行之語也

一釋氏說性談空之言槩置而不採錄者蓋前人已言之多矣何可再爲效尤以埋沒聖人修齊治平之大道又余雖不專於禪學然亦頗知其宗旨今註中不涉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不能也是不爲也

一經旨中印證恆用四書之文而解釋亦倣其式者此正明孔老之學固非兩途儒道之源並無二致幸觀者勿目爲陳言而忽之則幾矣

一書中之平常字句本可不必註釋今乃一一解之者欲其人人能知無論智愚皆可曉焉

一余家藏書既寡且又懶於搜羅所見諸書不廣故註中出於鄙意爲多恐未免於疎闊然亦有所受非敢杜撰以獲罪於聖人而見譏於大雅高明者鑒之

一註內用圈以句讀之者欲俾人人可讀箇箇可觀而於

辭句之間免其黝黠之處此亦可少助學者之心目

一是註務求其合乎周孔之道不敢妄述刺謬之言以惑亂聖人之訓而遺誚大方之家觀者審之

一孔老原爲通家之學並無彼此支吾觀禮記曾子問可槩見矣奈後世互相是非以致人人之言各殊徑視爲兩岐故學者誠能以二聖人之書參互考證細細辨其同異詳其義理自然知孔老之合一并余言之不謬

一是經行世幾三千年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其在上者惟漢之文景用之有効而惜乎不盡其在下者子房曹

參疏廣等數人而已他如晉人之倡爲清談則倫理幾致廢棄此豈老子之學哉蓋其自放不檢之故也是以能行其道而達其德則太古之風可復得熙皞之世可再見也

一是經者儒家讀之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養生家得之能究其精微可以盡性至命則是書者豈非祈天永命之書乎故立身處世者不可不讀之焉勉旃勉旃

元真子再識

浙江圖書館

老子道德經本義目錄

卷首

程序

自序

凡例

目錄

上篇

道可道章第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章第二

浙江圖書館

不尚賢章第三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天地不仁章第五

谷神不死章第六

天長地久章第七

上善若水章第八

持而盈之章第九

載營魄抱一章第十

三十輻章第十一

浙江圖書館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致虛極章第十六

太上章第十七

大道廢章第十八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浙江圖書館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知兵雄章第二十八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章第二十九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浙江圖書館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下篇

道常無爲章第一

浙江圖書館

上德不德章第二

昔之得一章第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

上士聞道章第五

道生一章第六

天下之至柔章第七

名與身孰親章第八

大成若缺章第九

天下有道章第十

浙江圖書館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十一

爲學日益章第十二

聖人無常心章第十三

出生入死章第十四

道生之章第十五

天下有始章第十六

使我介然有知章第十七

善建者不拔章第十八

含德之厚章第十九

浙江圖書館

知者不言章第二十

以正治國章第二十一

其政悶悶章第二十二

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三

治大國章第二十四

大國者下流章第二十五

道者萬物之與章第二十六

爲無爲章第二十七

其安易持章第二十八

圖書館

古之善爲道章第二十九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三十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三十一

善爲士者不武章第三十二

用兵有言章第三十三

吾言甚易知章第三十四

知不知上章第三十五

民不畏威章第三十六

勇於敢則殺章第三十七

民不畏死章第三十八

民之饑章第三十九

人之生也柔弱章第四十

天之道章第四十一

天下柔弱章第四十二

和大怨章第四十三

小國寡民章第四十四

信言不美章第四十五

卷末

老子傳畧

諸家語畧

道德經本義後序

老子道德經本義卷首終

道德經本義卷首目錄

浙江圖書館

上二

集陽樓

浙江圖書館

老子道德經本義卷上

會稽四峯山人元真子董德寧註

樞陽陳公清參
璣陽于煥梓校

省齋陳垂光
願悌陳鴻緒

靖陽何三乾閱

上篇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
名無名
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
可道之道去聲

道者太極自然之理也其大無不包其小無不入物物
皆有時時爲然合而統之謂之道分而散之謂之理行
道而有得謂之德其實一不已矣朱子曰道者天理之
自然人事之當然也程子曰理有萬殊道無二致是此
義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不變之謂也夫道有日用
當行之道有性與天道之道日用當行之道可以言說
可以行教但其有時而降亦有時而污惟性與天道之
道此不可得而聞則不可得而言也乃三才自然之體
萬物固有之本亙古亙今恆久不變故謂道而可道者

則非常久之道也名者以其形而定緣其迹而言也參

則非常久之道也名者以其形而定緣其迹而言此參
同契所謂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是也可名者謂可
稱也今道既不可言道則名亦不可名稱蓋可道可名
者物也不可而不可名者道也而萬物有形象則自有
成敗大道無方體則自無變遷故謂名而可名者則非
常久之名也無名者道之體也有名者道之用也始者
資始也母者資生也謂道之本體則無名無名是形而
上者乃天地自此而資始也道之成用則有名有名是
形而下者乃萬物由此而資生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易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

故常無

句

欲以觀其妙常有

句

欲以觀其徼

徼音教

欲者將也妙者神化不測也徼者邊徼也蘇子由曰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愚謂上文旣言常道常名無名有名等義今則合而言之謂常無者將以觀其神妙之無方此卽無聲無臭之

之謂常無者將以觀其神妙之無方此卽無聲無臭之義也常有者將以觀其邊徼之有極此卽格物致知之義也是乃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妙與徼也而總爲有無之二者此卽太極動靜之理其動則爲有而生其靜則爲無而化乃各異其名而同出乎道故曰同謂之玄也玄者幽深也衆妙者謂萬化也蓋有無同出乎道而混成爲體是一玄也有無各異其名而互相爲用又一玄也其兩玄相合乃玄之又玄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豈非衆妙之門戶

哉○此章言道之原本及體用之兩端雖不言德而德之義自具乎其中蓋道則渾全無迹爲德之體而德則純實有方爲道之用二者相須而不可離也讀者審之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易音異
相去聲

夫道惟一致而物有兩端故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從一而始亦莫不由二而分者如人皆知美之爲美斯有惡

之相對而見焉知善之爲善斯有不善之相對而見焉

而始亦莫不由一而分者如人皆知美之爲美斯有匹
之相對而見焉知善之爲善斯有不善之相對而知焉
此兩者相形之下而後有妍媸之分也是以有無之相
生無窮難易之相成無間長短之相形容高下之相傾
覆音聲之相唱和前後之相隨逐推此而往則不可勝
計是乃理勢使然亦自然而然而然之道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去

處上聲夫

音

漸

聖人者人倫之極至也處者居也又治也無爲者無妄

爲也不言者無妄言也夫世皆知有兩端之分別此孰能一之以行其道故謂唯聖人者處無妄爲之事則人不厭其爲行無妄言之教則人不厭其言如天之作成萬物而不辭其勞如地之生養羣品而不有其德爲所當爲而不自恃其能功成身退而不自居其所夫唯不自居其所則道可常存故其功亦不失去也如此之渾然無迹與太虛同體何所見其有二哉○此章因前章言常無常有等義恐人妄生分別而不知同出異名之旨故言此以破其執焉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館

尚尊崇也賢勝也欲貪也蘇子由曰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愚謂不尚賢使民好勝之心忘而知謙退自抑則自無爭奪之事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知賤貨而貴德則廉潔自守其盜賊自無有也不見可欲者使胸中正而有主則心安不亂而身自

修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治平聲

治者治已治人也虛其心者謂心虛則空而能容矣又
心藏神使神安則心靜心靜則心虛而性得其養也實
其腹者謂腹實則飽而不貪矣又腎藏精使精足則氣
充氣充則腹實而命得以立也精神凝固盡性至命自
然浩氣流行而塞乎天地之間也柔而不剛謂之弱心
之所之謂之志弱其志者謂寬裕溫柔使無暴戾之氣
是亦虛心所致也強壯盛也骨腎之餘也強其骨者謂

中正而不倚使無阿曲之態是亦實腹之意也此四者

是亦虛心所致也強壯盛也骨腎之餘也強其骨者謂

中立而不倚使無阿曲之態是亦實腹之意也此四者
是聖人修身養性之道學者宜究心焉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夫音扶
治去聲

夫治人之道惟在上者不尙賢是使民無知也不貴難
得之貨是使民無欲也不見可欲是使夫有知者亦不
敢妄有所作爲也卽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
意也是以上所爲無妄爲之事而其下亦無妄作之人
則自然身修而國治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也朱子所

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是也○此章備言修己治人之
道而養生之旨亦具乎其中矣

道冲而用之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
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挫音
剉銳

音
胃

冲者虛也淵者靜深而有本也夫道以虛爲體而其用
無窮故體道之心同太虛而不自盈滿淵深有本而
施用無窮此得非萬物之宗主乎挫摧折也銳銛利也

象者像也帝者五帝也謂摧挫其銛利使無有圭角也

象者像也帝者五帝也謂摧挫其銛利使無有圭角也
解釋其紛亂使純一不雜也和光而不耀其華同塵而
不異乎世澄湛而不染若存而若亡乃不可以名狀此
不知爲誰氏之子意者其象五帝之先太古之人乎不
然何能有如此者也○此章形容有道之人渾然無迹
不可測度其端倪有如此夫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不仁者以其至仁仁無能名故反言之曰不仁也陰符

芻音切

經所謂天之無恩而大恩生是此義也芻者草也芻最微而無知者狗至賤而善動者一說芻狗者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者用之既畢棄之行者踐之也蓋謂大地無私無爲唯以陰陽五行之精氣妙合而凝其形質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任萬物之化育其生長斂藏隨時而施是何所用其作爲哉聖人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於民也以百姓心爲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禮樂刑政因人而用未嘗有固必而強爲之也故天地聖人道同德合其於民物喻爲芻狗任其自然之生

化何處見其仁何所視其德哉此不仁之仁乃所以爲

化何處見其仁何所視其德哉此不仁之仁乃所以爲至仁者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音託籥音藥

橐籥者虛器也橐是韜囊籥乃其管卽冶鑄所用鼓風之物是也謂天地覆載乎外氣往來乎內猶橐籥之象也屈者鬱也其橐空虛故能容受而不屈其籥鼓動故能生化而愈出也蓋乾坤配合相包陰陽消息相因生剋制化無有窮竭天地何心而造化萬物萬物何所而仰望天地此不過二氣鼓蕩乃自然而然也故喻如

芻狗任其生成並無矯揉助長之事而聖人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

數者頻數也言人能效法天地之道亦如橐籥之用虛心實腹闔闢天然似訥如愚致其中和則自然清明在躬氣志如神也苟不知此道乃多言而數窮於人者是不如守中勿失之爲得焉易曰躁人之辭多又曰失其守者其辭屈是此義也按王純甫曰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

韓之慘刻原於道德也自史遷已然况其他乎此即多

韓之慘刻原於道德也自史遷已然况其他乎此即多
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誠哉是言也○此
章言天地聖人體民物爲芻狗用造化如橐籥而不仁
之仁者在守中之得一也

書

谷神不死章第六

圖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

牝婢
忍切

谷神者谷爲空虛之物神乃陰陽不測之靈也凡天下
之物其實而不神者有成有敗唯虛而能靈者無始無

終故谷神之不死者以其虛靈不昧也玄牝者玄乃天之色以比陽也牝爲畜之母以喻陰也是谷神之所以不死者雖謂虛靈之所致然亦是陰陽二氣使之然也蓋神無氣則無以運動若氣無神則無以靈明故神御其氣氣持其神神氣相須真精相合是謂玄牝立焉造化生焉濂溪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也玄牝門者乃陰陽出入之關竅卽大地之門戶也夫玄則爲天其氣下降牝則爲地其氣上升天地定位乎上下二氣運行乎東西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故能高

乎上下一氣運行乎東西一闢一闔往來不窮故曰
明博厚悠久無疆則立牝之門豈非天地之根本哉絳
絳者微而不絕也若存者似有似無也勤者勞也謂陰
陽周徧乎六合之間流行乎三才之內微眇難見端倪
叵測其施用於萬物也則剛柔迭興自然生化無盡何
曾有勤勞之加力哉故曰用之不勤也○此章因前章
橐籥守中之義而言天地神化不測之妙有如此之功
效也其修身養生之道亦若是而已矣陰符經所謂觀
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此義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夫萬物以氣成形質而長久者莫過於天地其所以悠
遠而不變者有玄牝爲其根也蓋天地之道無非一氣
乃分而爲二焉其氣清者爲天其氣濁者爲地虛無之
谷神則寓乎其中玄牝之二氣復運乎其內陽神日魂
陰神月魄陰陽升降於上下魂魄往來於東西乃剛柔
相結凝精流形而化育無窮生物不測此天地之所以
能長且久者蓋其不自以爲生故能長生而不息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

故能成其私

後生並
去聲

聖人者法天地者也。大公無我，卑以自牧，善下人而人莫之先。故曰：後其身而身先也。太上忘情，不知有其身。立身行道，而其道常存。故曰：外其身而身存也。天地無私，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無私，以其不自存，故能長存。無私者，無我也；而無我，則能成其我。故無私乃能成其私也。按李息齋曰：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此亦一說也。程俱曰：世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

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
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
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者乎末之思也旨哉斯言○此
章言天地長久聖人長存以其不自生自私故並立爲
三而亙古不變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
聲幾平聲

上善至善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故上

善者乃至善之繼乎道也處居也又治也幾近也蓋上

上善至善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經之者善也故上

善者乃至善之繼乎道也處居也又治也幾近也蓋至
善之德如水一般水之爲用則利澤萬物就下不爭水
之爲體則柔弱平淡清而無瑕凡物之穢濁者衆人之
所惡唯處治之於水卽爲清白此其善於利物處惡故
近於道之體用耳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

唯不爭故無尤

治平聲
夫音扶

夫上善者卽有道之人也而有道之人其德如水故居
必擇處避高就下善地也心虛而靜深不可測善淵也

與而不求報利澤萬物善仁也言必有踐涉險不回失
善信也政尙均平蕩滌穢惡善治也事如絲紛得一以
清善能也動得其宜盈科而後進善時也夫有善則不
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唯上善之人有此七善如水不
爭故無怨尤之愆也○此章言至善之德如水利物不
爭寡尤無咎所以謂之上善者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漸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楚委切
銳音胃

持執也已止也揣揣摩也銳銛利也謂人知盈則必溢

乃執持以固其盈滿而不知退抑之道終至於溢此不
如不盈之爲得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人知銳則
必鈍乃揣摩以益其銳利而不知知止之義終歸於鈍
此不如不揣之爲安也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易所
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其斯之謂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

遺去聲
咎音舊

驕矜高也遺贈也咎愆也呂吉甫曰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愚
謂揣則善於謀度銳則專於鑽營以此而金玉滿堂是
安能保守之耶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也持則
既得而患失盈則已滿而將傾如此之富貴而驕豈非
自遺其愆咎乎書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是也夫天運四
時相代成功者退故有道之人功成名遂身乃退避不
居高亢是能法天地之道所以無憂患者矣○此章言
盈虧滿溢互相倚伏唯有道者方知覺之也

載營魄抱一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

離去聲條音狄疵音慈

載者舟車運物也營者經營之謂此喻魂也以魂則爲神神則善動而經營也魄者氣魄也蓋人之神魂則營營善動念慮無窮未嘗有一刻與氣相守而人之氣魄則呼吸於身往來口鼻未曾有一息與神相合所以失道而自逝不盡其天年者多矣唯有道者使神御乎氣情歸乎性乃運載其魂魄抱而爲一合而不離則深根固蒂清明在躬自可與天地參而並立爲三焉故曰載

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此卽性命兼修之學亦所謂持其
志無暴其氣之義也專者誠一不二也氣者體之充也
而外通呼吸內達根源人之所賴以生卽所謂命也致
者推而極之也嬰兒者不識不知抱神以靜其氣至和
至柔綿綿若存也謂人能誠一不雜專養其氣運用無
妄推致其柔如嬰兒一艘則自然保合太和祈天永命
之道可得矣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此卽養氣修
命之學也玄幽深也又黑色也玄覽者幽深之見也疵
病也又黑類之疾也夫人之情性凡事物之留於心胸

者其粗言俗見則易於捐棄至於微言深旨捨之誠難
關尹子所謂金玉難捐土石易捨是也然而學道之人
一有所執着則心不虛靈而神有障礙何能使性地廓
然明其明德是以雖有幽玄覽視之見亦當洗滌而除
去之不使稍有凝滯以畱一點之疵病也關尹子曰微
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
疾無藥可療是此義也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即
養心修性之學也謹按孟子言養氣則曰至大至剛塞
于天地今老子言養氣則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二者

若相反而其實一也蓋孟子言其用而老子言其體唯其柔而能剛然後可塞天地其剛而能柔然後能如嬰兒此剛柔迭興屈伸互用方謂盡性至命之學苟失其一是爲偏枯非道之全也故邵康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誠哉是言也

圖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闢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治平聲闢音合爲雌之爲一本作無此乃比類而及之之誤也蓋老子之學尙謙退若作能無雌之句是貴雄健矣豈其道哉讀者審之畜音旭長音掌

下篇第三十九章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故此謂愛民治國其能無爲而成者是乃治之至也易所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也天門者陰陽出入之門也其在人身之中則口鼻是也開闔者卽出入也雌者乃羽屬之母也其雄則動而好飛雌則靜而善伏蓋謂人之口鼻司乎呼吸通乎言語而其出入之道苟能喉舌不妄動是非不妄談如雌伏之貞靜則氣與神相守言與行相顧此全德之人乃默而成之也故曰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夫人之爲學其能至於明達者

必至於炫露此心病未除也要須無所不知而如無所知者斯爲貴焉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畜養也宰主也立德者幽深之德也謂萬物天既生之以蕃則我須養之以成乃生之而不自有其德爲之而不自恃其功長之而不自以爲主是謂幽深之大德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如書所謂立德升聞是也○此章言養性修身之學及養民治國之道二者並行不悖是以爲幽深之德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句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

句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句有室之用故有之

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音福轂音谷當平聲埏音殫埴音寔牖音有

輻者輪之股輻所以湊轂也轂者輪之中心所以容輻

也當其無者中間之虛處也謂輻雖三十而其轂則唯

一猶一月而有三十日也以其有轂中之虛處方可容

輻而轉運始有其車之用也埏和土也埴黏土也埏埴

者以水和黏土爲陶器也而埏埴之器皿以其中空不

實是以可盛物而用也牖者牕也開鑿戶牖爲房室以

其通明空虛乃可居藏人物以用也故此三者之道人
惟知其實有之爲利豈知其中虛之無以爲用者耶按
薛君采曰章內雖五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卽有而
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
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以曉之耳此得其義矣
○此章言有無爲體用虛實相因循而其有之之爲利
實本於無之之爲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故去彼取此

令平聲盲音萌眈音田行去聲去上聲

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盲者目無瞳子而不見也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五味者鹹酸苦辛甘也爽者失也夫人之五臟上達於五官而各有所司肝開竅於目而能視視多則肝氣傷腎開竅於耳而能聽聽久則腎氣傷脾開竅於口而能味味過則脾氣傷故謂五色五音五味苟過其節度則令人有目盲耳聾口爽之患也馳騁者走馬也眈獵者逐禽獸也謂馳騁眈獵則神勞於從

獸無厭而身勞於奔驅不休故令人心亂而發狂疾也
妨害也難得之貨者其未得之必至於營謀苟既得之
必至於患失故令人有妨害於言行也腹者受物有量
而不識不知目者視物無窮而多見多欲是以聖人寧
爲腹而不爲目故去彼如目之貪而取此如腹之足者
以此夫但上言五者之致弊而下只言不爲目蓋舉一
以包其四耳○此章言多欲無厭而致患不如寡欲知
足之爲得焉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古之達人至士寵辱皆驚貴身如患此其故何也蓋榮寵固爲尊上之事而侈辱原爲卑下之事然寵卽辱之先而辱卽寵之末得失互相倚伏屈伸常爲循環是以有道者其得寵恐志滿而若驚庶幾高而不危其失寵慮禍至而若驚應思患而豫防故謂寵辱若驚者此也

易曰安而不忘危又曰亡者保其存者也是此義耳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

爲去聲
下同

有身者謂有我而私已也無身者謂無我而公人也易
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今謂貴身若大患者何也蓋人之
貴而有患者以其知有我也有我則無人而有私有私
則無所不至而大患生矣故惟有道之人大公無我忘
情忘形推已及物不有其身則何患之有哉所謂後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也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
可以託天下

貴者貴重也愛者愛惜也謂人能寵辱俱忘物我無間故貴重其身之貴而用之於天下以善人爲寶者則可以天下寄之矣將愛惜其身之愛而施之於天下以百姓如子者乃可以天下託之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卽此義耳○此章言寵辱安於所命物我無間於性斯人也可以寄託天下之大任者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漸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希同稀搏音
團詰音乞

道無形象渾全無跡故視之不見所謂大象無形是也
其名曰夷者夷平也謂平淡而無奇也道無聲臭不可
名稱故聽之不聞所謂大音希聲是也其名曰希者希
少也謂絕無而僅有也搏者捏聚也道無方體道不可
執故搏之不得所謂大方無隅是也其名曰微者微隱
細也謂隱微而難執持也致推極也詰問也謂夷希微
之三者此不可推致其原本詰問其有無故混合而爲
一不可以須臾離者也前漢志所謂太極函三爲一亦

此之意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皦音皎

皦明也昧暗也謂道體渾然無間難以測度端倪故上

不見其明皦而下不見其暗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也繩繩者相續不絕之貌無物者

無形象也謂道常不變道隱無名故繩繩不絕而不可

以名稱乃歸於無形無象而已然雖歸於無而實不無

覓其有而卻不有故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也
惚恍者悟而未分明似有似無之意也而其來則無始
其去則無終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所謂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夫道有體用治有古今而執古者或未合於今曉今者
恐未諳於古此唯知道者乃執守古道之無爲以御治
今時之有爲使體用合一今古同觀是以能知古道之
本始者則明其今治之用行也知古知今變化一致是

謂道之綱紀而無紊亂之弊者也○此章形容道之本體極爲幽深玄妙乃不可以猝度而用之於修身治國則今古一致其秩然有序而不紊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

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夫音扶下同
強音羗上聲

善爲士者謂有道德之士也微妙者無微不盡其神妙

也玄通者無幽不極其通達也謂古之有道之士通玄

達妙幽深難測惟其不可測識故強爲之形容也豫猶
皆獸名其性多遲疑又戒而後動曰豫也疑而不行曰
猶也豫兮若冬涉川者此臨深戰戰而有戒也猶兮若
畏四鄰者此戒慎恐懼而自警也儼然其若客此不爲
主而存其敬也渙散也釋解也渙然若冰之將釋此履
薄兢兢而知慎也敦厚也樸者未雕斲而渾全也曠者
遠大也谷者空虛也謂其敦厚如樸之全而曠大如谷
之虛也渾然不分和光同塵故渾兮其若濁也此乃形
容其氣象如是而已矣

孰能獨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坎

容其氣象如是而已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

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能敝之能與耐同

夫世俗之士以嗜慾汨其心性而致濁以食色耗其精

氣而不安故謂孰能靜定其心使真性徐徐以自清孰

能久養其氣使元精徐徐以自生也然而保養此道者

唯欲其真積力久韜光晦跡不可使其盈滿而致溢所

謂道冲而用之是也能耐也前漢眺錯傳所謂能寒能

暑是也敝敗也舊也謂唯其不盈滿亦無虧缺故耐於

敝舊不動不變而無待於新成者也所謂大成若缺其

用不敝是此義也○此章形容道德之士寬裕溫柔齊莊中正而保養此道者亦唯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致推而極之也篤厚而力也夫道以虛爲用以靜爲體

惟虛無則盡性靜定則復命也是以學道者致虛不極

則實有未亡焉守靜不篤則動有未去焉故唯致虛而

極守靜而篤則虛靈不昧靜觀自得而後可知天地之

化育矣作者與起也復者還也又十一月之卦也謂萬

化育矣作者興起也復者還也又十一月之卦也謂萬物至春夏之際並爲興起生長此人皆知其繁盛也而我則異於是唯觀其剝極之復一陽初動之時其復還生生之機乃肇端於斯矣何待其蕃息而始知之哉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生物之心雖無所不在無時不見然必待十月純坤其陽氣收斂之極至十一月冬至積陰之下一陽復生此萬物之生意將絕而復續故曰復也是此之義耳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

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夫音扶
其音云

館

芸芸者物之多貌謂萬物如此之多自春夏之時均相
生長蕃盛至秋冬之際各皆收斂歸根故此之歸根者
乃動極而靜也而靜則曰復命謂將復其天命之生機
也其能復命曰常常者經常不易之謂也知常之道曰
明明者明其明德而無所不明也苟不知常道之造化
而妄作妄爲者則凶禍其隨之焉故知常則容而容者
能容人容物也故能容乃公而公者是中正無私也故

至公乃王而王者天下之歸往也故王乃大天則無

至公乃王而王者天下之所歸往也故王乃大天則無
物不包其大無外故天乃道道則無所不在渾全無間
故道乃久久者長遠之謂也沒身者謂無我也唯大公
無我則不危殆乃愈久而愈彰所謂此以沒世不忘也
是也○此章以虛無爲體以造化爲用而大道唯至公
無我故歷久而不變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太上者猶太古也又極尊之稱也禮所謂太上貴德是

也下者下民也蓋太古之世以道蒞天下無爲而治熙
熙皞皞其淳樸之風下民但知上之有君長而忘其帝
力也如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耒田
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也迨至中古之時則樸
散而爲器民漸趨於知識故次之以仁義爲治而仁者
人也謂愛養其人如保赤子故民乃親近之也而義者
宜也謂分別其宜各得分願故民乃樂譽之也其次以
禮防閑之如威畏其民不敢逾越也其次以智制御之
猶懲侮其民不使放逸也此四者是爲治之大端也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分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

自然

曰一本作謂

夫爲治之要自仁義禮智之後乃繼之以信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然而上下之情最易否隔信孚之道猝難感通如成王在上周公輔政而下有管蔡之流言武庚之叛逆是其證也故謂以信治之而或不足乃致有不信者此猶可以貴言而教之也貴言者謂貴重之法言若禮樂刑政之教令是也乃用此而告戒之以繼夫五常之末逮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卽此義耳及至其功勩

既成事業既遂而百姓皆謂我出於理之自然彼烏知其上之無爲而實無不爲者耶○此章言致治之功首先道德次及五常再至教令則國治而後天下平俱出於自然之道並非矯揉而成也按焦弱侯曰世之細老子者謂其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攷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此誠至言或詰余曰子引焦氏之論是固然也但經文止言一信字而予以五常解之此何所據也曰在天地爲五行在人道爲五常而五常之中其信屬土土則無所不在五行皆有之在

四時乃居其末故經文只用信字以繼夫親譽畏侮之

而五常之中其信屬土土則無所不在五行皆自之在
四時乃居其末故經文只用信字以繼夫親譽畏侮之
後此非五常而何哉所以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乎信是
信在四端之中今老子言信而不及乎四端是信爲四
端之末乃其義一也問者唯而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亂有忠臣

廢散也化也大道渾然無方體仁義確然有成用而仁
爲天德之全義爲天道之正道德仁義自是一致但有

體用之分初無彼此之別然自太樸既散是大道之原
已化而民趨於知識則仁義之教乃行此自然而然爲
一定之理所謂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是也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也智心無不知也慧性通解也出
生也大僞者謂知識也蓋知識無妄是爲真知而知識
有妄是爲僞識今卽其反而言之曰大僞也關尹子所
謂雖真者亦僞之是也然惟智所以知邪正而慧所以
識真僞是知識者乃繼夫智慧而生焉故曰智慧出有
大僞也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易所謂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也夫

大倫也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易所謂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是也夫
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此則何有於孝慈惟其
六親不和然後孝慈見焉而君臣以義合者也當國家
治平無事上下相孚政通人和此則何有於忠臣惟其
國家昏亂然後忠臣者焉此四者亦自然而然之道非
有所矯揉者也○此章因前章自然之義而遞及言之
總以道有隆污而時有變遷之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

聖通明也智心有所知也非聖無以達其道非智無以明其德使聖智而可絕棄則非聖智也明矣蓋狂焉而自以爲聖詐焉而自以爲智狂則欺詐於世詐則愚弄於人致使民困極矣所以絕棄此等虛僞惟務其真實則民困通利而功可百倍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也仁者親愛其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心之德也義者分制其宜宜其家人宜民宜人是心之理也非仁義不可以齊其家不可以治其國使仁義而可絕棄則

非仁義也齊矣蓋愛無差等是兼愛之謬也乃自以爲

義不可以齊其家不可以治其國使仁義而可絕棄則

非仁義也審矣蓋愛無差等是兼愛之謬也乃自以爲
仁而妄爲是非是致亂之階也乃自以爲義如此者將
率天下之民至於無父無君而後已焉復返也孝者所
以事父事君也慈者所以使人使衆也謂絕棄此等竊
仁義之名以返其本初之性則民之天良自見而民之
孝慈可復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也巧者機巧也利
者財利也夫巧所以便事而亦足以敗事利所以濟物
而亦足以累物是故用巧則欺愚計利則害義也然而
君子用之亦可以慮事處變濟人及物倘小人行之則

奸偽百出無所不至小則竊鉤大則竊國今乃絕而棄之使其貪詐之技窮則盜賊自息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平令

聲屬
音祝

三者謂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文文章乃外美也屬連

續也素未受彩也樸未斲器也謂此之三者總爲外美

之文而所不足者質也故皆絕而棄之令其有所屬意在於見其素質則已私自少抱其樸實則詐欲自寡庶

幾虛文去而本原彰則自然修國治矣用多事哉

幾虛文去而本原彰則自然修國治奚用多事哉焦
弱侯曰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
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
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
於言者乎○此章言專務質實之謂道不欲虛僞以盜
名乃絕而棄之庶復其本初之真性焉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
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唯音委
阿音窩

絕止也斷也唯者應聲之恭也阿者應聲之慢也謂學有真偽道有邪正故學者任止於道德之正學而斷其世俗之偽學則自可無憂患也然其初學之時真偽難分邪正相似此猶唯之與阿雖有恭慢之殊而爲其應則一乃相去無幾何也及至用之於身心行之於家國則優劣之別大相逕庭此正如善之與惡奚啻天淵其相去爲何如哉是以爲學之道其真偽之間邪正之際凡人之所畏懼者而我亦不可不敬畏之也易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也荒大也又寬廣也未央者未盡也謂

凶與民同患是也荒大也又寬廣也未央者未盡也

畏敬悲懼之心及爲學行道之效乃荒大寬廣而未有窮盡者也下文乃詳言之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晦颺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下乘字去聲颺音聊食音寺

熙熙和樂貌泊澹泊也兆朕兆也人之始生日嬰兒人之二三歲知孩笑可提抱者曰孩提乘乘者駕而欲行

也沌沌者渾然無跡也颺者戾風聲也以者用也謂世俗之學乃衆人之所爲其熙熙和樂而不反也如宴享太牢之足食如登臨春臺之暢遊而我獨澹泊無爲未聞有朕兆之可見如嬰兒初生不識不知而未成孩提如人乘乘駕御過化存神而無所歸着衆人有饒餘而盈滿我獨若闕遺而不足故我若愚人之心性而沌沌渾然無跡也且俗人以昭昭爲明而我獨以昏昏若昧俗人以察察爲事而我獨以悶悶忘情其澹然若晦暗而不彰似颺然御風而無所止衆人皆有用而勞我獨似頑

影似麗然御風而無所止衆人皆有利用而勞我獨似頑

鄙而佚是以我之爲學之功而獨異於人者乃貴在乎
求得其道猶求食於其母之理也蓋道者萬物之母故
與衆人不同爾○此章言絕去其世俗之學而學其道
德之學所以聖人與衆人異其功效有如此之別焉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圖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音杳
冥音明

孔猶大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大德者謂天地也
而大道者爲天地之始也是以謂大德之形容其惟大

道是從也恍惚者似有似無尚未分明是陽將動之象也窈冥者幽遠深寂難測形狀是陰極靜之意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此謂道之爲物渾全無方端倪莫測惟恍惟惚乃彷彿其形容而已矣然二氣之迭運陰陽之往來而恍惚將動之時窈冥極靜之際其中造化之形象發育之時物有不可揜者如四時之行焉百物之生也此不見而章無爲而成蓋有純粹之精神存乎其中爲之主宰故能如此耳邵康節所謂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回旋張悟真

曰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情皆此之義也

曰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真精皆此之義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闢衆甫吾何

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余嘗聞至人曰真當作貞乃得寫之誤也若作真字解之則淺矣哉

卜篇第十八章之其德乃真

是此義皆宜從之

真正而固也信驗也謂純粹之精氣甚中正至妙之精

神甚凝固乃發育于萬物峻極于天地其中自有信驗

而不失其時節參同契所謂天符有進退屈伸以應時

又曰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是此義也而人之有大

德之形容亦惟大道爲體象故自古以及於今其名位

不失去者蓋常道不變而至德不亡也所謂故大德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是也閱觀也甫
始也衆甫者萬物之始也謂觀閱萬物之甫始卽是化
育之信徵而聖人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然者亦以此道
而已矣○此章言天地之大德以大道爲體以精氣爲
用有元神爲之主宰然後造化行而萬物生焉其人之
有大德者亦復如是而聖人知夫經常不變者以此也
又學道養生之法行之於身心用之於情性其功夫純
粹者亦有恍惚窈冥之象此不可不知焉

粹者亦有恍惚窈冥之象此不可不知焉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窪音哇

曲委曲也枉屈也窪汚下也敝敗舊也夫造化之機盈

虛之理亙古亙今互相倚伏故凡天下之事物其委曲

者苟能致其有誠則無不中正而完全也屈枉者倘能

受之不報則終至舒伸而平直也窪下者能卑以自牧

則自然其盈矣敝舊者能耐久不變則自至其新矣少

者以其不貪故有得焉多者以其無厭故惑亂焉此數

者是盈虛之至理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抱一者謂抱持而合一也式法式也伐誇功也蓋聖人

繼天立極眞實無妄故能抱其消息盈虧之道合其有

無虛實之理乃統而一之以爲天下後世之法式也所

謂得其一萬事畢是也聖人不自執已見故其明見於

萬里也不自以爲是故道彰著而無不達也不自稱伐

其勞故有功也不自驕矜其能故長久也此其所以異

於人者如此夫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

於人者如此夫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

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音扶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是以聖人不與人爭故凡天下之人而莫能與之爭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是此義也然古人所謂委曲而無不完全者豈虛言而欺我哉蓋其誠實全備而民自歸向之也○此章言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而又在乎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爲得之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希與
稀同

希少也飄風暴風也同通也本經云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此謂希言者是自然常

久之道也關尹子所謂少言者不爲人所忌是也故如

暴風驟雨不能耐於朝日但倏忽而已矣此天地之所

爲以其猝暴尚且不能久焉况於人之爲學不求常久

自然之道而欲多言求速效其能得乎故夫人之所學

從事於道者則其心志於道而其言行自同於道矣

從事於道者則其心志於道而其言行自同於道矣從事於德者則其心據於德而其言行自同於德矣及至不幸而心有闕失者則其言行亦自同於闕失矣此學之不可以不慎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

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樂音洛

得合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故謂言行能同於道者則有道之事物亦樂而相得之也言行能同於德者則有德之事物亦樂而相得之也

其言行有同於闕失者則闕失之事物亦樂而相得之也是以有闕失之人其自信必不足則人亦有不信其言行者矣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是其義也○此章以少言而自然爲有道多言而欲速爲非道以道德爲體言行爲用唯信則終始之而不可有失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浙江

跂者不立踳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目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

者不處也

跂音器跨去聲
惡去聲處上聲

跂者舉足而高也跨者張足過步也謂人之行立未有不能者也倘不循其常度欲異於衆人乃舉足以跂張足以跨則反害其能而不成其行立矣所以人之自執已見而不稽之於古者則其立言必不能明達也自以爲是而弗詢之於人者則其行事必不能彰著也自稱伐其勞者則必然無功自驕矜其能者則必不長久此數者其在道謂之餘食贅行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附贅之行也如此而物或且惡之故有道之人宜其

不居處之焉按呂吉甫曰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
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
惡而爭之者也故有道者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
爭一也此亦分別之確耳○此章言爲學之人當知常
安分不可妄有希冀苟自銜其長是爲餘食贅行故有
道者不處所謂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是此義耳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混與渾通
先去聲強

音亮
上聲

館

夫道之爲物渾全無體無爲而成故曰有物混成也道
卽太極其動而生陽其靜而生陰故曰先天地生也道
則無聲無臭惟恍惟惚故謂寂兮寥兮道無二致而未
嘗有變故謂獨立而不改道通天地而無有窮盡故謂
周行而不殆道則化育二才生物不測故謂可以爲天
下母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名天地之始故吾不知其名

也名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故字之曰道也道則費而
隱天下莫能載故強爲之名曰大也大者無所不至故
大曰逝也逝者無處不徧故逝曰遠也遠者無往不復
故遠曰反也所以爲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也而此四
者道則一以貫之焉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處上聲

漸

域界局也域中者卽六合中之謂也處居也謂六合之
中有四大而王爲綱常之主人民之君故王居四大之

中有四大而王爲綱常之主人民之君故王居四大之

一焉法法則也地載人物故人法地也天尊地卑故地
法天也道先天地生故天法道也道者天理之自然故
道法自然也蓋自然卽道而道卽自然初非有一焉如
周子太極圖說所謂無極而太極朱子解之曰無極而
太極止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不是太極之外別
有無極也其意與此同又陳北溪曰道卽是太極道是
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
有二耶此亦是發明其義○此章以道爲萬物之始千
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是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館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

觀燕處超然

離去聲輜音支輜里之
重去聲輜音貫處上聲

根本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不重則輕
惟重可以鎮輕故謂重爲輕根也躁動也君主也禮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情之欲也蓋不靜則
動惟靜可以制動故謂靜爲躁君也輜重者輜爲載衣
物之車以其累重故稱輜重也夫常人之行皆便於輕

物之重以其累重故稱輜重也夫常人之行皆便於輕

捷而跋涉長途以行李爲累也唯君子則不然乃不捨
重以就輕故雖終日行而不離於輜重此其以重爲要
者也觀示也處居也燕處者退朝也禮所謂仲尼燕居
是也謂君子之所爲其在宗廟朝廷之間雖有榮顯觀
示之外美而其燕居靜處惟道是從超然忘情不以物
欲累其心此乃以靜爲貴者也

奈何以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乘去聲

奈如也爲人君者止於仁宜寬洪簡重垂拱無爲奈何

以萬乘之主而輕躁其身心不以天下爲重任也夫輕忽則無以畏服其臣心而躁動則有所虧損其君體故謂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也○此章以重爲輕之本靜爲動之主苟輕舉妄動則有失焉而修養家謂靜則神藏躁則神亡又謂靜則氣和躁則氣亂是亦此義耳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謫音窄
鍵音件

轍迹者車輪所輾之迹也非道不行而行其所無事此

謂善行無轍迹也孝經所謂行滿天下無怨惡是此義

謂善行無轍迹也孝經所謂行滿天下無怨惡是也瑕
過也謫責也非法不言而人不厭其言此謂善言無瑕
謫也孝經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是也計會計也籌策
者以竹爲之所用以計數也萬物備於我得其一則萬
事畢此安用籌策而計算其數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也
關鍵者戶鑰也所以固止其門也收攝身心止於至善
而不遷此關閉在我誰能開之故曰善閉無關鍵而不
可開也保合太和抱神以靜此不待於約束而自固故
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此五者乃自修性命之理

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
襲明

救拯也護也謂民吾同胞而氣稟或異其人之不善何
棄之有乃拯而教之可至於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
無棄人也夫物吾與也但形氣不同使愛護而不遺各
遂其性之自然則長之育之成之熟之矣是以聖人常
善救物故無棄物也襲合也又受也言使人物之性均
合其所明各受其所分是之謂襲明也所謂能盡人之

合其所明各受其所分是之謂襲明也所謂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者是生質之美而未嘗學問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也然爲衆人之所好而不善人見之亦知仰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也資助也用也不善人者是氣稟之劣而不知力爲善以去惡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也乃爲衆人之所惡而善人教之可以用故曰不善人之資也但所謂不善人者不可便以爲惡蓋彼

雖不至於善而亦不至於惡在乎兩可之間卽庸常之
人是也經內凡言不善人者做此關尹子曰是非心愈
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故
謂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然而爲學至此精微之奧雖
有智慧之人亦必大迷而不悟其理是謂真要玄妙之
道豈易窺測之耶○此章言善爲道者則不爲事物所
限而善不善之人皆可致之而進於學惟不貴愛其師
資是之謂要妙之道也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

谿同

雄禽父雌禽母此喻剛柔陰陽也雄動而好飛雌靜而喜伏言欲知雄飛之舊發當守其雌伏以待時故曰知其雄守其雌也所謂後其身而身先是也水注川曰歸而谿爲眾水之所歸也謂能知守雌之道其天下之谿往猶水之就谿故曰爲天下谿也然能爲天下谿者是謂常久之德而不須與雌失也復返也還也嬰兒者不識不知也言有此德而不離復歸於嬰兒之象乃專氣

致柔抱神以靜而爲含德之至厚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

忒首
慝

白者素之本也黑者立之極也白爲晝而黑爲夜白爲
明而黑爲晦言欲知炫耀之光明宜守其韜藏之晦暗
故曰知其白守其黑也參同契所謂知白守黑神明自
來是也式法則也忒差也謂能知守黑之道其天下之
向化可以此爲法則故曰爲天下式也然能爲天下式
者是謂常久之德而不致有差忒也無極者無窮極也

言有此德而不忒復歸於無極之道乃渾然無方體而

者是以謂常久之德而不改有差忒也無極者無窮也
言有此德而不忒復歸於無極之道乃渾然無方體而
至妙無窮盡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官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榮者寵榮也是人之所好辱者侈辱也是人之所惡言
欲知榮寵之觀美須守其侈辱而無惡故曰知其榮守
其辱也所謂寵爲上辱爲下是也有水曰溪無水曰谷
而谷爲空虛之物也謂能守辱則心虛而靈可容納天
下之事物故曰爲天下谷也然能爲天下谷者是謂常
久之德乃無所欠缺而充足也樸者未斲削之素質也

言有此德而充足復歸於樸素之質乃自然真實渾全而不事於雕斲之功也

館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制

長音掌

散分也布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蓋器者有用之成材而有名有形不是渾全無方體也

故謂樸散則爲器也而聖人用此之道以作爲官長則

各有所司如器之皆適其用也制裁制也制分裂也言

聖人乃大制天下之民政豈爲分裂細小之人事哉故

曰大制不割也按孔子贊十翼乃言太極而老子作五

曰大制不割也按孔子贊十翼乃言太極而老子作土

子乃言無極故後賢或言太極或言無極或並言無極而太極及太極本無極等說蓋太極者謂有至極之理也無極者謂無窮極之道也是道之與理同歸而殊塗有之與無同出而異名其實合一非有兩焉朱子所謂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是也然而孔老通家之學亦於此可見其槩矣○此章以謙晦爲有得不欲昭昭以發現其光華唯守樸而後爲器可以宰制天下之民物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言其不特出天下不順然不可爲也
取獲也受也爲之者有爲也謂聖人將受命天下或行
有爲征伐之事者乃見其出於不得已而用之不然無
爲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其不以位爲樂也所謂巍
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也神器者神則無所不在器
則無物不有故謂天下者乃至神之大器當用無爲之
神道而成之不可以有爲之力爭而服也易曰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是此義也故凡天下之事物出
於作爲而成者則終有敗壞用其執持而得者則必有

亡失此蓋不由於自然而強於有爲之故也司馬君實

亡失此蓋不由於自然而強於有爲之故也司馬君實
所謂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是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

去其去奢去泰

响與噓同羸音雷
隳音灰去上聲

物猶事也响吹噓也吹氣出於胸膈乃屬陰而寒噓氣
出於丹田乃屬陽而溫羸弱也隳毀也謂萬事之成敗
常相倚伏百物之消息恒爲循環故或有行於其前者
而或有隨於其後也或有响之以氣而溫者或有吹之
以風而寒也或有強盛而自恃者或有羸弱而難支也

或有任載而能事者或有隳敗而難理也如此之類一起一伏互爲其機無有窮盡是以聖人之治也乃舉其賢才赦其小過而唯去其已甚去其奢侈去其驕泰其所謂爲之者如此而已矣○此章言爲治之道以無爲爲體有爲爲用乃瞻前顧後恭已恕人而唯去其太甚者此聖人之不得已焉豈好爲之哉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漸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好去聲
處上聲

還復也好是者猶往復也凶者兵衆也謂用道德以佐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還復也好還者猶往復也而者兵衆也謂用道德以佐
人主之治乃不以兵強勝天下者蓋天道有往復之理
而人事有好還之機也如師衆屯戰之處非唯禾稼不
成而且荆棘生之焉是以大軍爭戰之後傷其天和必
然年穀不登而有凶荒饑饉之歲此乃殺氣所臨以致
之也可不慎乎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
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
已

果決也克也勿禁止之辭也謂善於爲道之人其用兵
也在於果決克敵而已不敢取自強以侮人所以果而
勿矜誇其能果而勿稱伐其功果而勿驕傲於人果而
不得已乃用兵果而勿自恃其強壯蓋萬物之有強壯
則必有老憊故師強則老乃不可用焉是謂之不道不
道也者非道者也而非道也者則早取其敗亡而已矣
此不可不戒懼哉○此章承上章不得已而爲之之義
言治天下不以兵強爲事惟以果而勿自恃爲要苟或
反此則必致敗亡而已焉其下章亦是此義而或謂老

反此則必致敗亡而已焉其下章亦是此義而或謂老子專主無爲退弱不可以理天下此豈其然哉蓋老子之無爲者無有妄爲也退弱者卑以自牧也非寂滅無作之類柔懦無剛之比而細味之其義自見殆與周孔之言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明眼人自能知之無庸子瑣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夫音扶惡去聲處上聲
同樂音效恬音甜淡與澹

通

佳美也好也佳兵者謂精銳之兵也天道好生而惡殺
人道惡死而樂生故以佳兵爲不祥之器也況此爭戰
之事不但人之所惡而且物或惡之焉故有道德之人
不欲處治其事也是以君子平居則貴左其用兵則貴
右者以左爲陽主生而右爲陰主殺故也蓋兵者是不
祥之器非君子所貴之器乃不得已而用之焉恬淡者
安靜無爲貌言用兵當安靜以鎮之不可輕舉妄動爲

安靜無爲貌言用兵當安靜以鎮之不可輕舉妄動爲
上也其既勝敵者不可誇美其事須哀矜而勿喜也樂
者喜好也初誇美其能者是好樂於殺人也夫好樂殺
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是也

故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
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尙尊崇也處居也又治也凡吉慶之事則尙左惟凶喪
之事則尙右是左爲生而右爲殺也而用兵之道則偏
將軍反居左上將軍卻居右者言以凶喪之禮處宿之

也其殺人衆多者則以悲哀而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而處之是乃不得已之事也所謂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是也○此章言用兵者乃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苟不得已而不已是好樂殺人者也豈可得志於天下故以不忍人之心而推之以凶喪之禮而哀之此卽所謂行不忍人之政是也

人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道常者卽所謂常道也無名者卽所謂無名天地之始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道常者卽所謂常道也無名者卽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樸者素質未斲爲器此喻道體也小者微也言常道不變渾全無方爲天地之始不可以名稱猶樸雖微小而未斲成器物乃不爲形迹所拘是天下安得而臣使之哉所謂道之尊德之貴易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皆此義也賓服也謂侯王能守此之道乃不假強爲而萬物將自來賓服所謂仁入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是也天地之道以陽氣上升陰氣下降二者相交合則陰陽和調而後甘露生萬物育也易所謂天地絪

縕焉物化醇是也故萬民之賓服莫令其然而自然者如甘露之均平周徧無不盡被其澤焉所謂若時雨化之者是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

任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扶夫音

圖

制作也言樸始制作爲器物則有名可稱矣所謂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是也而既有其名亦宜知其所當止使各有所司不然則泛而無統也所謂知止而后有定是也殆危也言知止於至善之地則心正身

修所以無有危殆自然治民新明其明德而大道可

而后有定是也殆危也言知止於至善之地則心止身

修所以無有危殆自然國治民新明其明德而大道可
得焉此譬如道之在天地間則無所不包無物不容猶
川谷之水其萬派千流無不歸於江海之中也書所謂
江漢朝宗于海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是也○此章言道
體雖微眇難見而其用也則大無不包小無不入二才
共守之以發育萬物猶水之無不達於江海同一理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
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強行之強
音羌上聲

知人之真偽邪正者則謂之有智也自知其吉凶悔吝者則謂之自明也能勝人之重任者是謂勇而有力也能自勝其私欲者此爲自強不息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雖貧猶富也勉強學問強恕而行者有志之士也爲學止於至善不失其守之處所者是可常久而不變也易所謂可久則賢人之德是也生而能修其身死而不忘其道者此爲真壽常存也孝經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也○此章言自知自強爲有智知人勝人爲有力知足強行而不失其所處者爲常久不變也身

名常有而天地同流者爲真壽不死也此所謂篤信

名常有而天地同流者爲真壽不死也此所謂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者是其義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館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愛
養萬物而不爲主

汎兮者謂無繫着也蓋道之廣大則無窮盡無方體也
而道之精微則無小不入無微不顯也故此可以左右
前後而無所不在也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又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此之義也

圖

五

道者萬物之母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故生萬物而不辭其勞也天道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功成而不自居其所也道則長之育之長而不宰故愛養萬物而不爲其主宰也此道之體也如是夫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無欲者卽無私也無爲也與首章常無常有之義不同蓋言道常無欲而自樸無爲而自化其方體難見端倪叵測此將可名之爲小也然萬物歸向而無有災害並

行並育而不自自以爲主是又可名之爲大也是以聖人

行並育而不自以爲主是又可名之爲大也是以聖人
體道而行化基已以恕人乃終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
大而澤被民物以無窮焉按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
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
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不而有者唯道而已大而有爲
大之心則小矣是得其義也○此章言道大而不自以
爲大故能發育萬物聖人不自大而愛養羣黎故能成
其大所謂大哉聖人之道是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音餌

耳山去聲日
一本作言

執守也大象者道也所謂大象無形是也往者歸往也
以道蒞天下則無爲而成故天下之民物豈有不歸往
之哉其既來歸往而無災無害則安平而康泰矣樂者
音律也餌者飲饌也蓋張樂足以悅耳設餌足以適口
則不但當筵者好之雖過客見之亦且畱止於斯矣此
喻天下人物之歸往其效有如是之象焉然道之出於

論天下人物之歸往其效有如是之衆焉然道之出於
口而見於言語者則似乎淡然其無味也所謂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是也道無形容道無聲臭故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也既者盡也言道體雖不足見聞而用之
於身心行之於天下有不可窮盡其神妙也○此章言
守道以治天下則民物無不向往而來言其體乃淡然
無味及其用則無有窮盡此其所以爲大象者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歙音

歛斂縮也張開大也固者本然之辭也謂天道有循環
人事有往復故凡天下之事端必先有其機兆而後吉
凶見焉如將欲歛而斂之者必固先開張之也將欲弱
而虛之者必固先強盛之也將欲廢而棄之者必固先
興起之也將欲奪而取之者必固先授與之也如此之
類是謂微明之先兆不可以不知者也所謂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
凶之先見者也皆此之義但以上止言欲歛欲弱欲廢
欲奪而不及乎欲張欲強欲興欲與之意者蓋舉此而

彼自可明耳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故天下之事物其
屈伸之道存亡之機唯柔者能勝則剛而弱者能勝其
強所謂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又謂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是也譬如魚之在水其優游自
得是處於柔而生焉苟捨水就燥則剛而死矣故謂魚
不可脫於淵也關尹子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卽死
此之謂也利器者謂智畧權變之事也又如堅甲利兵

之屬亦是也故謂國之利器者不可以示與於人也蓋
君子用之可以持危伐暴治國平天下倘小人得之則
邪僞自出或盜弄於潢池之中此不可以不慎者也○
此章言興廢強弱互相倚伏其機甚微惟明達者先知
其兆而昧者不之識也故魚不可脫於深淵國不可示
以利器蓋言慎也易所謂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又曰幾
事不密則害成是此義也

浙

老子道德經本義上篇終

老子道德經本義卷下

會稽四峯山人元真子董德寧註

樞陽陳公清參

璣陽于煥梓校

省齋陳垂光

無願悌陳鴻緒

靖陽何三乾閱

下篇

道常無爲章第一

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道者天理之自然常者恆久不變之謂無爲者道之體

無不爲者道之用也蓋言道之體用相須而有無互施
是爲常久不變之道也否則爲偏枯之學豈聖人之道
哉故侯王能守此道以致其中和則人民應自服而萬
物將自化也所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是
也

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作動也鎮安也謂人物既化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欲動
情勝恐或失其正矣故聖人復將無名之樸以鎮之也

而無名者天地之始樸者渾全未斲蓋謂用道德以安

而無名者天地之始樸者渾全未斲蓋謂用道德以安
定之也不欲者無欲也言用無名之樸者是將使其無
欲而止於至善焉故無欲所以心靜心靜則身安而吾
之身心安靜則天下自無事而平正矣朱子所謂吾之
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矣是此義也○此章言道之體用乃無爲合有爲以盡
其變化復鎮之無名之樸使不過乎中道則自然身修
而國治矣易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是也按此章或有列於上篇之末者誤也蓋上篇

之首曰道可道非常道而下篇之首曰道常無爲而無
不爲此遙遙相對各有深義且上篇三十六章下篇四
十五章其數目亦是有理豈可紊亂讀者審之

上德不德章第二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
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
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上德下德者猶大德小德也謂上德者從心所欲不踰
用矩故雖不執其德而是自德之全體此聖人之學所

謂大德教化是也下德者擇善固執爭爭服摩故雖不

謂大德敦化是也下德者擇善固執拳拳服膺故雖不
失其德而是無德之全體此賢人之學所謂小德川流
是也是以上德之無爲者而實無以爲者也此卽誠者
天之道也下德之爲之者而實有以爲者也此卽誠之
者人之道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故上仁者雖有所
爲而卻以無爲爲道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故上義
者其所爲之而乃以有爲爲德也禮者理也而行之有
節文使無過與不及也攘推也攘臂者無禮之貌仍因
也謂上禮之所爲而或有不應者則必致攘臂無禮乃

因之以起也此聖人之所以修己治人者至此而無以加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扶夫音

失猶散也所謂樸散則爲器是也夫爲治之要其先後之序莫不尊道而貴德而道則渾全無窮盡德則純實有方體又道者自然之理萬物之與故失道而後德也德者包乎五常貫通自行故失德而後仁也仁者四端之首萬善之先故失仁而後義也義者天理之本人事

之宜故失義而後禮也禮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

之宜故失義而後禮也禮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
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忠信者患則無不盡
信則無不實也薄猶末也首始也蓋忠信主乎道德行
乎仁義而修之於身其視聽言動無不合於禮所謂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是也其次則不免夫人欲之私而其
所爲或不能皆合於度須禮以節之可致其中和所謂
不學禮無以立是也是故忠信爲禮之本而禮爲忠信
之末也至於小人者其閒居爲不善雖有禮以以閑而
或莫之應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是人而無禮其生亂

自此而首始矣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此重明上節之義焉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薄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處上聲
去上聲

前識謂先知也而先知者智也夫智知爲道德發現之華而非本原自然之實苟無德義之輩乃妄用聰明而自以爲智殊不知其愚之所自始也所謂愚而好自用是也又諺云用巧反成拙亦此意也是以大丈夫乃寧處其道德之渾厚不欲處其五常之散薄也而卒居其

仁義之樸實不欲居其智之光華也故去彼之薄與

仁義之樸實不欲居其禮智之光華也故去彼之薄與
華而取此之厚與實者以此夫此總結上文兩節之義
卽大學聖經本末厚薄之意也切勿將此四字看錯爲
要○此章言修身治國以道德爲本五常爲末蓋道德
包乎五常而五常在道德之內故聖人處其厚實而不
居其薄華者有以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

也

一者理也氣也卽性也命也館總謂之道也所謂吾道
一以貫之是也萬物者統人物而言之也顧惟昔之得
一者乃天得其一故上升而清明地得其一故下降而
甯定神得天一故虛靈而不昧谷得其一故空曠而致
盈萬物得其一故生化而不測侯王得其一故爲天下
主而貞固無危此推致其所極是得乎道之一也所謂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皆此義耳

天無以清將恐裂荒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

也皆此義耳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
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

高將恐蹙

蹙音

館

上文言得其一則道通此言失其一則道塞也故謂天
無其清將恐毀裂而壞也地無其甯將恐發散而敗也
神無其靈將恐歇息而昧也谷無其盈將恐枯竭而絕
也萬物無其生將恐消滅而盡也侯王無其貞而自貴
高將恐傾蹙而危也此復申漸節之義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

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瑑也如玉落落

如石

數上聲瑑音六落當作砢

館

穀善也數計也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故謂貴者當以賤爲本高者宜以下爲基也是以侯王雖貴高而其自稱曰孤寡不穀者此蓋以下爲基以賤爲本也豈非其然乎易所謂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也又如車之有輪輻蓋軫衡輓轂轄其貴賤高下乃會合而爲車倘逐件推致而數之則無一物可謂之車故致數車無車也瑑瑑玉貌砢砢石

堅貌子十君子不器蓋成德之士無所不能非一才一

反復也天道有往還人事有反復而復爲動之機往是
反之兆故曰反者道之動易所謂反復其道是也弱柔
也夫天之柔者莫過於風而能鼓舞羣品又能拔木摧
崖地之弱者莫過於水而乃利澤萬物又能決岸冲堤
人之柔弱者莫過於赤子而不識不知無視無聽乃能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是三才之用也如此故曰弱者道
之用所謂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是也天下之萬物莫不
生於所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而有者乃實生於所
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然無又生有而有復生無其

生化無窮反復無極乃道之自然而然者也○此章以

生化無窮反復無極乃道之自然而然者也○此章以
反爲動之機而弱爲用之本以有卽生之動而無卽弱
之靜此四者是道之理也

上士聞道章第五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上士者上智之士也上智之人知微知彰篤信好學故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也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
士者中智之士也中智之人信道不篤疑信相半故中

士聞道若存若亡也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下
上者庸俗之士也庸俗之人所知者富貴所識者利達
以大道爲虛文以至德爲迂闊故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然道者萬物之奧無象無形豈下士所能知識故不笑
不足以爲道也

故堯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

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

渝音

建立也謂古之立言者有之也夫明道者韜光晦跡而
反若昧暗也其進道者卑以自牧而反若退卻也夷平

也夷道者平淺無奇故若類乎庸也上德者無爲而無

也夷道者平淡無奇故若類乎庸也上德者無爲而無
以爲故若谷而虛也大白者能容受五彩故若辱而污
也廣大也廣德者何所不容納故若乎不足也偷薄也
建德者忘情忘物故若偷薄也質樸也渝變也質直者
體立而用行故若變渝也如此者乃有道之氣象豈中
下之士能窺其堂奧哉下文更詳言之

大力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

道善貸且成

希與稀同夫音扶貸音泰

夫體道有隱顯行道有難易非可以一槩論也如大方

者其渾合爲一故無方隅可覓也大器者非一朝一夕之功故須遲晚而成也希少也大音者非時不鳴故希少其聲也大象者莫測端倪故無其形容也道隱者微妙立通故無名可稱也貸施也夫唯道者善施貸於人而且能成其美德此總結上文之道體也○此章言大道難明至德難曉其所以成人成物有非神而明之之輩不可以測度其玄妙也

道生一章第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

以爲和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蓋道則無名而無名爲天地之始故曰道生一也而一是先天爲一氣即易所謂太極是也太極動靜則有象有象則有名而有名爲萬物之母故曰一生二也而二是後天分陰陽即易所謂兩儀是也兩儀既立乾坤成象天地定位乎上下陰陽往來乎東西二氣交合精神凝聚而人生乎其中故曰二生三也即易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也三才既具五行相錯而後變化無窮生物不測故曰三生萬物也即

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也
負陰抱陽者蓋道有體用之別而易有先後之分其先
天之乾父坤母交合乾乃負坤中之陰而成離女坤乃
抱乾中之陽而成坎男則是謂後天也故先天以乾坤
爲尊後天以坎離爲貴而先天爲體後天爲用體用相
須先後相易乃往來無間而化育無窮矣故謂萬物之
生成者莫不負荷乎陰而抱持乎陽其沖和之氣運行
乎中以爲生生之機是效法於乾坤之道者也張悟真
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合成三

體三體重生萬物是此義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
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
以爲教父

惡去聲父與甫通

穀善也謂人之所欲者繁盛富貴其所惡者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此爲自稱者乃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是
謙退得一之道也故凡天下之事物或有得損而反受
其益者或有得益而反受其損者此卽所謂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也又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亦是此義所

以古人常將此道而行教而我亦以此而教人者也梁
橫而支重也強梁者謂恃強不屈之徒也不得其死者
以其好勇無禮而失其沖和之氣也父甫也即始也言
吾將爲設教之甫始者必如是而戒之焉○此章言大
道之變化無窮一氣之生物不測故王公以得一謙退
爲尊而庸愚以失強梁爲死聖人常將此而教人者
以是言爲甫始也

又父者乃尊稱之辭謂聖人之
行教以此言爲尊身也亦通

天下之至柔章第七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

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

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問音諫希與稀同

馳騁者行走也至堅者剛強也謂天下之物剛者不可以制剛強者不可以御強惟柔能勝剛弱能勝強如天地間之至柔弱者莫過乎風與水而風能推崖拔木水能冲堤決岸又如人之嬰兒而莫敢侮之此豈非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者乎間隙也謂三才之中其至微妙而無有形狀者莫如神氣其最堅固而無有間隙者莫如金石然神氣能貫金透石通幽入微無遠弗至無厚弗達故謂無有入於無間也是以聖人知無爲

之道者實爲有益之事也夫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以
不言之教教之也所謂知者不言是也道常無爲而無
不爲故以無爲爲有益也所謂無爲而成是也希少也
謂大下少有能及此之道者是惟聖人能之也○此章
言以柔勝其剛以無入於有而其無爲自化之道天下
希有及之惟聖者能知能行之也而無道者則不然天
名與身孰親章第八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名與身孰親也夫名者爲身外之事而身者爲性命之基苟

爭名而傷性何如守身安命之爲得也然志士仁人有

爭名而傷性何如守身安命之爲得也然志士仁人有
殺身以成仁者有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此又天理
之正而不可忽者也多猶厚也貨貨財也蓋財者人之
所同欲以其爲養身之源而爲生民之要固不可廢焉
然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倘臨財不顧其義而殖貨以忘
其身則又不仁之甚者也亡失也病患也得者是人
之所好失者是人之所惡然君子得亦有所不取乃見利
思義是也而失亦有所不去乃見危授命是也故名之
與身身之與貨得之與亡而聖人並不言其若是若非

但曰孰親孰多孰病而已蓋此五者雖聖哲之用世亦不可以偏廢惟各當於理而爲之耳所謂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是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夫名利人所同欲而得失人所同患故凡事物之甚愛者則人將百計以求之竭力以致之內必甚勞其心志外必大費其經營而多得者必至於多失故多藏者必至於厚亡也惟知足者簞瓢陋巷見素抱樸讀書談道

足以自樂豈有侈辱之相及哉而知止者身心無妄唯

至於厚亡也惟知足者單瓢陋巷見素抱樸讀書談道

足以自樂豈有僂辱之相及哉而知止者身心無妄唯
道是從養氣存神止於至善此則何有其危殆耶如此
者可以長保其德義而久安其性命是合乎道之清者
也○此章言名利非所貴惟知足知止者可以長久而
無憂患也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是也

言大成若缺章第九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

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躁音

敝敗也沖虛也大成者生物不測功成不居故猶若缺

少而其用則不做敗也大盈者無所不備無物不容故
汴猶若沖虛而其用則不窮盡也大直者不與物競故猶
大若屈曲也大巧者不銜其能故猶若愚拙也大辯者不
言而信故猶若訥鈍也躁者動也清靜者天地之本體
也正者平正也謂寒熱乃天地之所爲而人之動靜能
勝之可以奪天地之造化故苟能效法天地之清靜以
爲政治之要道而天下豈有不平正哉所謂我好靜而
民自正是也○此章言物之充足者反若虧缺而有能
者反若屈遺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是也然惟清靜者乃

爲治天下之本也

天下有道章第十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
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舊音

卻退也糞糞田也謂天下有道之世則內治修而遠人

服其走馬無所用之故卻退而糞於田也書所謂乃偃

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是也戎馬戰馬也生出也謂天

下無道之世人民離叛四鄰侵陵則唯戎馬是需故出

於郊野而爭馳也咎愆也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而今之用兵者其罪在於可欲靡休其禍在於不
知止足其咎在於欲得無厭乃有此數者是以喪師而
辱國也是以有道而知足者雖一旅之衆百里之地亦
可以爲善國豈在於萬乘千里之多哉故曰知足之足
常足也然治國平天下者固宜如是也而修身齊家者
亦不可不以此爲法則焉○此章承上兩章知足清靜
等義而重申明之以爲多欲則生妄多事則生亂其唯
知足者則無所不足而自然常足者也余嘗考老子當

周末文勝之時列國爭雄之際而目擊多艱欲挽其溺

周末文勝之時列國爭雄之際而目擊多艱欲挽其溺
故五千言之作每尙質樸柔退之道及虛靜無爲之德
而補偏救弊之語意其間有反激之言者蓋有以也猶
孟子處戰國之世見天理滅絕天良喪盡而人類幾同
乎禽獸故其道性善及性無不善等說欲以補救之是
同一揆也堯夫邵子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
此確論也不然夫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豈非與孟子之言稍異乎而後賢
乃分天賦之性氣質之性爲兩端以推廣其義故程子

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是誠至言也然性卽理也氣卽命也而有性便有氣有氣便有性是性命互爲其根不可少離者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蓋天之所賦於人本無不善而旣落於形氣之中則自然有善不善之分焉孟子之言性善者乃達本窮源之論亦補偏救弊之意此不可不知也故讀老子書有當細細味其經旨脈絡勿以先入之見橫於胸中則庶幾本源透露義理彰明而聖人之心自然可得否則失之遠矣勉旃勉旃

不出戶章第十一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

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牖音有

牖牖也彌甚也益也蓋格物致知則萬物皆備於我故

不出門戶而知天下之事物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

宇宙在於手萬化生乎身故不窺牖牖而見天道之造

化也此不以知知爲知不以見見爲見也倘務使足至

目到者則其出雖彌遠而其知卻彌少蓋其足目之力

有限也是故聖人不妄行而無所不能知不妄見而無

物不能名不妄爲而無事不能成以其神運之功無窮也○此章言養性存神能知天地之造化不以足目爲勞故能成其知見之廣也

爲學日益章第十二

其言曰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

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日益者謂進德修身克己復禮之學須日益而日

新之也爲道日損者謂去妄存誠居敬行簡之道須日

損而日省之也務使其妄盡誠至無一毫人欲之僞以

雜之則自然天理渾然而真性彰者故謂損之又損以

損而日省之也務使其妄盡誠至無一毫人欲之僞以
雜之則自然天理渾然而真性彰著故謂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爲也然無爲者非蠢然事不作之謂乃當爲
而爲無所妄爲所謂無爲而成無爲而治皆是此義蓋
無爲者道之體無不爲者道之用使其體用相須有無
合一此則爲學之至爲道之極庶幾無偏執之弊也故
曰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受也又獲也謂受命天下之道
常以清靜無事爲要卽所謂無爲而治是也使其多事
而有爲者此不足以受天下也明矣蓋有事者多妄也
而多妄者何可以安天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此章言進德當日益進道宜日損是損益互爲其用有無各有其宜而修身治國者尤以清靜無爲爲要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十三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懔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吾善之善亦善之善俱去聲德或作得懔音疊爲天下之爲去聲渾上聲

聖人誠一不貳應用無方順萬物之自然故無常心也所謂惟命不於常是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皆以百姓心爲心也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是也

所謂惟命不於常是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故以百姓心爲心也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是也
不善者非便以爲惡其在兩可之間也詳上篇第二十
七章得者得也謂民之善者則吾將從而善之焉其不
善者吾乃教而至於善則亦得其善矣所謂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是也其信者與不信者之治亦若是而
已矣慄慄恐懼也謂聖人憂天下之心常慄慄而不安
其爲天下之民乃渾然一心以行道在百姓方注意其
耳目以觀聖人之作爲而聖人乃不立異以駭其聞見
惟以保養嬰孩之道以遇之也所謂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是也○此章言聖人之治人無善不善之別皆可教之以至於善所謂有教無類是也百姓望聖人之施爲而聖人乃無所爲唯以保赤之道養民而已焉此聖道之不可企及者是此夫

出生入死章第十四

圖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夫音扶

出爲生入爲死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是生死互爲循環而出入常相起伏故由生而得生之徒由死而得

死之徒各有十分中之三此輩原非幸而生亦非不幸

死之徒各有十分中之三此輩原非幸而生亦非不幸而死固不必論也惟民之本可有生而動之致死地者亦十分中之有三此其故何也蓋其養身太過益生太甚或醇酒厚味傷其腸胃者或貪得無厭敗其精神者又有心欲長生而不求至道乃妄用閉息行氣以爲內丹者煉服五金八石以爲外丹者如此之類以至損身失命是豈天殺之哉乃自喪其生者也所謂益生不祥是也故曰以其生生之厚也列子謂大道以多岐而亡羊學者以多方而喪生亦此義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音似被音
進大音扶

攝佐也治也兕獨角野牛也陸高平地也被罩及也又具也刃鋒也上文言生生之厚以致反傷其生故此謂善於治生而得其玄妙者則陸行不畏遇兕虎之獸入軍不用被具甲兵之器而兕無所投觸其角虎無所措置其爪兵無所容納其刃此其故何哉以其無致死之地所以能如此耳蓋得道之至人其心與天通身與道

合忘我忘物形神俱妙貫金石有以無礙入水火以無妨

地所以能如此耳蓋得道之至人其心與天通身與道
合忘我忘物形神俱妙貫金石以無礙入水火以無妨
彼兕虎兵刃者安可得而侵犯之耶所謂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是也○此章言生死常相因出入無定體夫苟
失其養則同草木俱腐而苟得其養則與天地爲徒總
在於已之所爲何如耳

道生之章第十五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

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畜音旭下
同夫音扶

畜養也道者生化之源德者畜養之本故謂道生之德

畜之也因生而有形爲物因養而有成爲勢故謂物形
之勢成之也萬物者統人物而言之也是以謂萬物之
生成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所以尊而德之所以貴
者夫莫爲之命令以便其然乃常出於自然而然歟非
有矯揉勉強以成其造化如此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立德

長音掌覆
敷救切

人無主謂夫道

宰王也道之廣大萬物無不包德之深厚萬物無不容
故能生畜長育及成熟養覆使萬物各遂造化之機以

成其生育之本也然道無生而成之而不有其德作爲之

成其生育之本也然道既生成之而不有其德作爲之而不恃其勞長養之而不自以爲宰如此者是謂玄妙幽深之至德豈易窺其堂奧哉○此章言道尊德貴其人物之生成莫不由此而化育故有道者乃不自恃其能曰居其所是以謂之玄德者也

天下有始章第十六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道無方體

而器有形象道爲天地之始而器卽萬物之母故謂天
下有始之道卽爲天下萬物之母也所謂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然道卽母也物卽子也故謂旣
得其道之母此便知其物之子也而旣知其子之物所
自生當復守其母之道而勿失則自然本末兼該終始
相因雖至沒身窮盡之時亦無危殆之咎也所謂道生
之德畜之是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兌者口鼻之間也易所謂兌上缺又謂兌爲口是也門

者出入之所由在人爲七竅是也勤者勞也謂修身食

者出入之所由在人爲七竅是也勤者勞也謂修身食
性之道辭氣勿妄出七竅毋妄用事至則應事去則休
是終身不至於勤勞迫切而治生之道自可得矣參同
契所謂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
規中是也倘然強開其兌而妄動勉濟其事而妄爲是
終身不可救治乃失道而不守其母此安得而有其生
哉關尹子所謂腹心之疾無藥可療是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

常

遺去
聲

小者隱微也謂能見隱微之小者則其大者不勞而自知故曰見小曰明也強者猶剛也今我守其柔而不爭則強者無所用其力是反爲柔所制故曰守柔曰強也光者明之發現於外也遺贈也餽也襲合也又受也謂用其光華之著現而後歸其貞明之至德則子母本末之道皆得自然無有遺身之歟咎是謂襲受不變之常道也○此章承上章言道爲天下之母德爲萬物之本謹其言行養其身心自然治生之道得矣倘言行不顧妄爲無度則不可救藥惟見小守柔及用光不耀者乃

爲知子母本末之理是謂合乎眞常之道也

爲知子母本末之理是謂合乎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有知章第十七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施音試
好工聲

介者謂辯別之端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此義也

道猶路也施施報也禮所謂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

也夷平也徑路之小而捷者言使我有介然辯別之先

知而行其大道以臨民惟上施下報之效是最畏其難

得也蓋大道雖甚平夷而民以爲迂闊而不由乃反好

小路爲便捷而趨之此道之所以不行者也所謂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是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朝音潮蕪音無厭去聲夸音誇

除者治舊整新之謂也文彩者文繡也厭棄也餘殘也夸奢也上文言大道不行而民好捷徑此其所以何也蓋在上之人不務修其政教而惟於朝闕之間甚爲輯治整新乃過於奢華其公私之田畝甚爲荒蕪而不加耕耨國家之倉廩甚爲空虛而不能充足且使在下之民

不守規度而衣服其文繡佩帶其利劒厭棄其飲食餘

不守規度而衣服其文繡佩帶其利劒厭棄其飮食餘
殘其貨財如此者是上不施行其道而下不報效其德
國耗而民奢是之謂盜夸之行乃非有道之世也○此
章言治天下以行道惟施報爲難能倘在上者節於內
在下者驕於外乃交失其道是猶盜之所夸而非道之
所治者也

善建者不拔章第十八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輟音拙

建樹立也拙捧持也輟止也歇也蘇子由曰世豈有建

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
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
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
輟也愚謂常道不變大德難妄故建立其德者不拔而
拘持其道者不脫乃傳之於子孫繼述其舊業則祖宗
之祭祀豈有輟止之理哉所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是
也然爲國者固宜如是而爲家者亦是此理而已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
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真當作貞詳上
篇第二十一章

貞正而固也餘饒足也豐盛也普博也夫道爲萬物
之與德爲百善之宗又道者導也德者得也故道德者
苟能修道之於身則其德乃真正而固也修道之於家
則其德乃餘饒也脩道之於鄉則其德乃長久也脩道
之於國則其德乃豐厚而盛也脩道之於天下則其德
乃普博而廣也所謂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
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夫善爲道者非有他術惟以有身之道而觀其治身之

理則身脩矣以有家之道而觀其治家之法則家齊矣
不以一鄉之道而觀其各鄉之爲則仁里可擇矣以一國
之道而觀其列國之政則邦國可治矣以天下之道而
觀其天下之事則天下可平矣是以聖人能善建不拔
善抱不脫而知天下之所以然者以此而已矣豈有他
道哉所謂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此義也○此章言有身家邦
國之人其所建抱之根本能長久而不失者以立德爲
本行道爲根自然脩齊治平而祈大永命之道可得矣

含德之厚章第十九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
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皦**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
噉不嗔和之至也

螫音祥皦音覺搏音博皦音辟平
聲號音豪噉音益嗔音沙去聲

毒蟲蜂蠍之類也以口尾肆行其毒曰螫猛獸虎狼之
類也據者按持也以爪按取曰攫攫鳥者鷹鷂之類也
搏者搏擊也握固者以四指握拇指也牝牡喻陰陽即
男女之謂也皦者赤子之陰也作興起也噉咽噉也號
叫啼也嗔聲啞也和和氣也謂含德有道之人其得之

高厚者則心與天通身與神合精氣凝固形體玄妙可
比之於初生之赤子毒蟲行之而不螫猛獸遇之而不
據攫鳥見之而不搏此其神全之至而百物不敢爲害
也赤子之筋骨柔弱而手乃握固不開未知牝牡交合
而鰓乃有時興作此其精足之至而無有所虧損也赤
子雖終日號啼而咽噉不爲燥腹此其氣和之至而無
暴戾之傷也故赤子之不識不知而與至人之抱道抱
德者同一揆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不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不祥以作曰祥此亦因比類而及之之誤也

和太和也常真常也明明德也夫人能知保合太和者
是謂得其真常之道也而知真常之道不變者是謂能
含其明德之厚也益生者謂本無虧損乃妄爲增益保
生之事如饕餮無厭及煉養無方之類此不祥莫大也
列子所謂學者以多方而喪生是也心者本體清靜倘
妄使其氣以亂其神明則氣暴而強矣夫萬物之有強
壯則必致於老憊今旣氣暴而強是之謂不道也不道
也者其能長久而不變乎故曰早已也○此章言有道

者與赤子同德其精氣神三者具足而知常知和天地
同流自可並立爲三焉倘妄益其生強使其氣是謂失
道而自棄此安得有長久而形神俱妙哉

知者不言章第二十

知者不言章第二十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挫音劉
銳音胃

解

解其紛和其

道可道非常道故知道者不妄言也易所謂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是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能言者未必知
道也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是也兌者

口鼻之間也門者七竅之所也謂有道之人抱神以靜

道也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是也兌者
口鼻之間也門者七竅之所也謂有道之人抱神以靜
乃窒塞其兌口而不要發關閉其門竅而不要動詳本
篇第十六章挫摧折也銳錡利也挫其銳者乃不露其
圭角也解其紛者使純一而不亂也和其光者乃不耀
其華也同其塵者是不異乎世也詳上篇第四章同通
也謂斯人也是玄妙之道通者也所謂微妙玄通深不
可識是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
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疎與
疏通

夫立同之至人難測其端倪而仰之彌尚鑽之彌堅故
不可得而親也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故不可得而疏也
見利思義故不可得以利動之也見危授命故不可得
以害懼之也道之尊故不可得而貴之也德之貴故不
可得而賤之也是以道德者乃爲天地間之至貴也○
此章言道德微妙立通不可以形容言語之不可以損
益寵辱之故爲天地間之真貴者也

以正治國章第二十一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

正者經常之道使民知有常度也奇者權變之機使敵不知其變化也故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也取受也獲也無事者無爲也言無事無爲而治者乃受天下之至道也聖人能知所以平天下者以此而已矣豈有他術哉所謂無爲而成是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去好

聲

彌甚也益也謂國家治亂之機其間不容髮如天下多
大患諱之事則人避其所惡而大業者歲故民彌貧也利
器者謂智畧權變之事及堅甲利兵之屬皆是也滋益
也蓋利器惟在上者所用不可以下移使民有利器是
太阿倒持也而國家安得不益其昏暗哉人不知務本
業之樸實而競趨於末技之機巧則奇詭之物乃日滋
益而起幸國家號令滋彰法網太密則民無所措手足
其不肖者乃入於匪類是盜賊多有也故聖人有云我

無妄爲而民自向化我好清靜而民自歸止我無多事

其不自省者乃大於匪類是盜賊多有也。聖人有云：我無妄爲而民自向化，我好清靜而民自歸止，我無多事而民自富饒，我無私欲而民自樸厚，蓋有以也。所謂修己以安百姓是也。○此章言治國以正用兵以奇而安百姓，唯上和，下順，化天下，唯修己治人，聖人之平治天下者如此而已焉。

其政悶七章第二十二



其政悶七其民醺醺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悶七者渾然無圭角也。醺醺者厚而不澆薄也。察察過詳也。缺七虧少也。夫爲治之道宜恭已恕人寬平簡易。

則民德自歸厚矣故謂其政悶也其民醺醇也倘或苛求過度用法太峻則民心亦益偷矣故謂其政察察其民缺也朱子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是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圖

倚依也伏藏也極窮盡也夫政治上下感應之道猶禍災福德之機互相循環無有窮失是同一理也故謂禍災之中其原有福德之所倚而福德之內未嘗無禍災之所伏也如此之類亦自然而然孰能知其窮極之處

使其無不中正而一定不偏者耶復者返也奇者變異

之於伏也如此之類亦自然而然孰能知其窮極之處
使其無不中正而一定不偏者耶復者返也奇者變異
也善良也妖孽也謂如得其正者而正復又爲奇如得
其善者而善復又爲妖此民之不明乎倚伏而迷惑不
悟者其由來之日固已久矣張悟真所謂禍福由來互
倚伏還如影響相隨逐是此義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剝音貴

割害也剝傷也言惟聖人者知上下之相感通禍福之
所倚伏是以其修己治人也但方正在己而不割害於
人廉潔在身而不剝傷於物敬以直內而不忿肆乎外

和光同塵而不炫耀乎世所以能上下相孚歸乎中正而不偏焉所謂唯聖者能之是也○此章言上下感通如影隨形禍福吉凶常相倚伏唯聖人能守其經常而盡其變化所以不可企及者也

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三

圖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

嗇音色
大音扶

治人者治國也事天者修身也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也嗇慳也猶儉也服事也又習也謂治國修身之道莫如嗇儉爲至也蓋省刑罰薄稅斂所以嗇

儉其國也收攝心神保惜精氣所以嗇儉其身也夫惟

修身之道莫如蓄德爲至也蓋自刑罰薄稅收所以
儉其國也收攝心神保惜精氣所以蓄儉其身也夫惟
能用其嗇是之謂早服乃先事而豫習者也所謂凡事
豫則立又曰道前定則不窮是此義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重平
聲

德者本也克者能也言治人事天其未至頽敗之時而
能早爲服習者此謂之重積其德本也而重積德者則
修身治國是無所不能者也所謂修之身其德乃貞又
謂修之國其德乃豐是也極者窮盡也謂無不克者則

莫知其有窮盡之時也書所謂祈天永命是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

國猶身也身猶國也謂學道而至於莫知其極者則可
以有國有身矣母者道也以道爲萬物之母也言得有
國有身之至道乃可以長久而不變也故有國者是謂
深根固蒂之道所謂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是也而
有身者是謂長生久視之道所謂善攝生者陸行不遇
兕虎入軍不被兵甲是也如此者豈有窮盡之理哉○

此章言治國修身唯在善建善抱善攝生者陸行不遇

此章言治國修身唯在嗇儉斂約爲主道先事早服爲重德自然國治身修而祈天永命矣伊川程子曰天下有大難事者三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爲學而至於聖人養生而至於神仙是此之義也

治大國章第二十四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蒞音利

鮮者凡禽獸之新宰及一切食物之新而不陳者皆是也夫治大國者難事也烹小鮮者易事也然治大國而遇能者之手則頭頭是道迎刃而解亦何難之有哉故

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也蒞臨也不神者無神異之謂也
言能以道臨治天下者非唯人得而安康且使其鬼亦
不神異也蓋有道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
故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夫音扶

鬼者歸也乃陰氣之凝聚其德象地神者伸也乃陽氣
之流行其德象天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
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是其義也蓋謂有道

之世聖人在上使河清海晏地無山崩水決之災時和

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是其義也蓋謂有道
之世聖人在上使河清海晏地無山崩水決之災時和
年豐天無旱澇風雨之異而國無刑罰不申之政民無
饑寒夭枉之憂以成熙熙皞皞之世此皆聖人之道有
以化而裁之者也故謂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
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也易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
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也夫聖人之刑罰既中鬼神
之災異復去是兩不相傷其民也故此之大德交歸於
在上之聖人而有以致之焉○此章言有道以治天下
國家則自然安平康泰民居樂土皆緣聖人以道化之

故其德亦交歸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二十五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牝婢忍切以
下之下去聲

下卑下也下流者衆水之所歸也交交合也牝牝牡也

卽陰陽也男女也雌雄也以及強弱動靜皆此之喻也

夫國有大小而勢有強弱是大國者須小國之所附以

成其大而小國者賴大國之所容以安其小故謂大國

者爲諸小國交會之所猶衆水之歸於下流之處也取

者爲諸小國交會之所猶衆水之歸於下流之處也取
受也獲也謂天下交合之道動靜之機如天下之牝牡
其牝常以靜而勝牡者以牝能靜而居下故也故大國
者能謙卑以下其小國則自獲小國之所附矣所謂唯
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也而小國者能恭敬以下其大
國則自獲大國之所容矣所謂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
是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
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或下之下去
聲畜音旭夫

扶音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左傳曰將有所求必先下
之故或下以取者其大國之謂也或下而取者其小國
之謂也畜養也事奉也蓋大國之志在於得人歸附而
畜養之無厭故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也其小國之志
在於得人庇容而事奉之無倦故謂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也夫然後大小兩者乃各得其所願欲也然而小國
以下大國是理勢所應也固不必言之惟大國者每有
恃強而不肯低於下人則往往至於敗事者多矣故謂

大者宜爲下所以深服之焉所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待強而不肯低於下人則往往至於敗事者多矣故謂
大者宜爲下所以深戒之焉所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
國是此義耳○此章言有國者當謙卑以下人勿恃強
而陵弱亦不可任性而傲物則自然各得其分願矣易
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皆此
之義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二十六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
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行去聲

奧室之西南隅也乃尊者之所居又深也藏也謂大
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其尊尚無對其深廣無窮何所
不有何物不容是以善人者常寶之以修己治人而不
善人者仰賴之以保其身家也所謂道生之德畜之是
也其可者嘉言也市者買賣之所貿易之處也尊行者
貴行也謂道有嘉言可以市於其世道有貴行可以加
乎其民則人之不善者例可棄之而不教亦何可自棄
而不學也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是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驅馬不如坐進此道古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

下貴

駟音四
先去聲

三公者書所謂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是也拱璧者合拱之圭璧也駟馬者一乘之四馬也謂道之尊貴而應用於世者乃上立天子之君以行其道下置三公之師以論其道將使民登於仁壽之域以成熙皞之世則雖有拱璧之貴以先於駟馬之貴乃總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其爲尤貴者也所以古

之貴此道者不僅曰大道求之可以得而有罪可以免
耶其實乃善人寶之以治己治人不善人賴之以保身
保家故道爲天下之至貴豈不其然哉○此章言道之
尊貴善與不善之人皆宜保守而修身治國者尤須重
之故道爲天下至貴之寶也

爲無爲章第二十七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爲其所當爲而無有妄爲故得道者之爲是爲其無爲
也行其所無事而無有妄事故行道者之事是事其無

事也道之出於口而淡乎無味故學道者之味是味其

也。行其所無事而無有妄事。故行道者之事是事。其
事也。道之出於口而淡乎無味。故學道者之味是味。其
無味也。大小者謂大德小德也。多少者謂多怨少怨也。
德者道德也。言有道之所爲。如其人有多怨者則報之
小。無以懲之有少怨者則報之大。德以勸之故曰大小
多少報怨以德也。卽夫子所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
義。但夫子所言之德乃恩德而老子所言之德乃道德。
是爲稍別耳。但細味之其實一而已矣。蓋道德爲恩直
之體而恩直爲道德之用也。禮表記夫子曰以德報德
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又曰以德報怨則

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是此義耳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易音異

夫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故有道之人欲圖其難者

乃於易處而計之欲爲其大者乃於細處而籌之也作

起也謂天下之難事必起於其易而不可不察天下之

大事必起於其細而不可不知也是惟聖人者知微知

彰舉以自牧而終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者也易所

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扶夫音

諾者承領之辭也夫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君子之所
爲也彼輕於允諾之人不顧其言之可復則其寡信焉
必矣而凡見事之多輕易者則其後必然多煩難也是
以聖人於言行之間猶惓惓不忘其難之之心故其終
無難成之事也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慍也爾
是也○此章言聖人無諸妄作而於難易大小之間以
及言行出入之際尤加謹焉故終無其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二十八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

易音異脆音翠治平聲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事物之安平未至危殆者宜早爲維持之而兆端未有發見者須先爲謀慮之其脆薄者則破之非難其微細者則散之誠易苟能爲之於未有事之先而治之於未至亂之始則匡正其所偏補助其所失乃易爲助力耳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此義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

于未圖保邦于未危此義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

累音壘

累增也疊也夫勾萌不折致用斧柯涓涓不絕流爲江河故謂合抱之大木其初生時則似毫末之微細也九層之高臺其初起時則累疊土塊以積也千里之遠行其初始時則由於足下之步也是以凡事於平安無故之時不可不預爲之圖而免忽畧於幾微之間也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常人昧於造化自然之理乃妄爲妄執以冀其有得者則比比皆然也殊不知萬物由作爲而成者終必有敗壞之日由執持而得者終必有亡失之時惟聖人乃順其自然之道而無所妄爲故亦無有敗壞而無所妄執故亦無有亡失所謂無爲而成是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幾平聲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而民之從事於斯者不知有自然之道每欲強爲之以望其效常見有幾成而忽敗者是不明成敗之從由及得失之本末也

苟能謹慎其終竟如始初之所爲則本末兼該自然無

幾成而忽敗者是不明成敗之從由及得失之本末也

以苟能謹慎其終竟如始初之所為則本末兼該自然無
古敗事矣書所謂慎厥終惟其始是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反也輔助也猶順也謂聖人之無敗無失以其所欲
者是道德仁義乃衆人之所不欲者也衆人之所貴者
是難得之貨而聖人乃寶善人不寶金玉也聖人之所
學者是造化自然之道乃衆人以爲高遠而不學者也
衆人之所忽過者是倫常日用之道而聖人乃反復力

行不須與離也故聖人之所爲者爲其所當爲輔萬物
自然之化育而不敢執已之見以有所妄爲也所謂爲
無爲事無事是也○此章承上章難易大小而言凡物
之未見形兆者則易於圖爲其高且遠者則起自卑近
而有作爲者終有敗失惟聖人欲人之不欲學人之不
學以輔萬物之自然故無爲無失而能永久如常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二十九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治平
聲

問者連曉也愚者質樸也智者心有所知也在君子用

明者通曉也愚者質樸也智者心有所知也在君子用之則爲睿智在小人用之則爲巧詐顧其行之者何如焉賊者害也謂古之善爲道以治其國者但使民含哺鼓腹順帝之則以成熙皞之世非以使其機巧之通曉將以復其真實之質樸也夫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巧智之多倘在上者復以機智治其國則民日趨於偷薄豈非賊害其國歟故謂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自然返樸還淳也所謂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是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館

兩者明與愚也賊與福也楷者法也式者則也言知如

書

此兩者之理可爲治國治民之楷式也其能知此楷式

圖

者是謂之玄德也而玄德者入至深至遠之道也其與

江

尋常之事物雖若相反及用之於家國乃至於大順而

湖

不悖則與民物更相宜矣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易曰先迷天道後順得常皆此義也○此章言治民

者言以質樸爲本勿以機智爲務其能知此之兩端者

是謂爲至治之玄德自然成大順之化也

是可爲至治之立德自然成大順之化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三十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下
聲

江海者萬壑之所止百谷者衆水之所行天下歸往謂
之王卑以自牧謂之下言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
以其善於下之故能爲百谷之王也書所謂江漢朝宗
于海是也然則能爲天下王者亦惟善下之而已矣下
文乃詳言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
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
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上民之上上聲下之之下去聲先後並去聲處

上聲樂音洛厭去聲

欲者將也處居也重者多也害妨也謂江海善下能爲
百谷王是以聖人將上於民必謙恭其言而能下於人
將先於民必退避其身而能後於人聖人處民之上而
民仰之不以爲重處民之前而民安之不以爲害天下
乃樂推其德而不厭倦者以其處柔而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易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書曰汝惟不

能與之爭也易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皆此之義也○此章言能爲卑下者可以爲天下王而樂推不厭者故天下莫與之爭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三十一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

夫音扶下同

肖類也夫道爲萬物之奧無象無形無聲無臭雖聖人亦有所不盡知而常人何可以測度故此天下皆謂我

道大而似不肖也夫惟其大無對故有似乎不肖若使其肖而久則是物之細也而罪道之大者蓋大道無窮盡無方體也所謂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先去聲長音弓

寶者珍貴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故常執持而保守之乃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也蓋慈者柔也愛也柔則制剛愛則不棄故能有身也儉者約也嗇也

約則善東齊則弗齊故能致廣也器器也長君長也

約則善束嗇則弗奢似能致廣也器器也長君長也
不敢爲天下先者乃後其身者也後其身而身先成已
所以成物故能成神器之君長也此三寶者是聖人常
保守之卽所謂惟善以爲寶之義也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
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舍音捨後
先並去聲

夫聖人保持三寶故能成其大而凡今之人則反於此
者也乃捨其慈而逞勇捨其儉而圖廣捨其後而爭先
如此者是趨死之道乃自取之也殊不知夫仁慈者有

不忍人之心而仁者無敵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而
天將救護之亦以仁慈之道衛之也所謂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是此義也○此章言
道大似乎細不與物爲類而三寶能保身保國苟捨此
妄爲則非也故得其三者而天且救衛之安有人不向
其化乎

善爲士者不武章第三十二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
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下

聲

士者卒之帥也下者謂謙卑也言善於爲士而率衆者
不誇耀其威武也善於布陣迎戰者不使氣有忿怒也
善於勝敵者不恃已能而爭強也善於用人者必以言
行爲之下也如此者是謂謙而不爭之大德是謂能而
用人之大力也夫天道以不爭而成其化育今有道者
亦惟不爭以造其國家是同一揆也故曰配天豈非自
古極至之道哉○此章承上章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之
義而言用兵用人之理以重申明之也其下章之意亦

同此義耳但用兵之道乃聖人不得已之事而曰國平
天下者不可以偏廢者也是以經中亦每每言之此正
聖人中庸之道也而使一槩言退弱則強梁不化者將
何以治之故黃帝之擒蚩尤帝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
武庚孔子之會夾谷皆不得已而用之焉不然是庸懦
之所爲適足以亂其國豈能平天下哉易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是此義也而或謂老子談道每每以兵爲喻
者也此言殊誤夫道爲萬物之奧禮樂刑政揖遜征誅
無所不有無乎不包豈用兵者乃道外之事乎蓋自來

註老子書者多以解家性宗之旨爲解而畧其修齊治

註老子書者多以卿家性宗之旨爲解而畧其修齊治平之道故無怪乎有此等之言也噫是經之不克家絃戶頌者蓋有以致之也悲夫

用兵有言章第三十三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

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無行之行音杭仍至弱本作仍

主謂先肇兵端者也客謂後起應敵者也進者逞強也退者示弱也行行伍也攘推攘也仍就也執守也謂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先肇兵端之主而甯爲後起應

敵之客不敢逞強而進其寸乃甯居弱以退其尺也推此之道是謂行陣而無用行伍推擲而無用手臂仍就而無用對敵執守而無用兵戈蓋以德服人弗以力服無人者也所謂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是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

聲喪去聲

寶者謂民與土也抗舉也加交加也夫用兵爲至危之事生殺在於頃刻苟不知戒愼而輕敵則其禍莫大也是以輕敵者則吾所寶之民與土豈不幾於喪失之乎

故抗兵交加之際乃死生係之其能哀矜而勿喜者是

是以輕敵者則吾所寶之民與士豈不幾於喪失之乎
故抗兵交加之際乃死生係之其能哀矜而勿喜者是
謂勝敵之道也所謂夫慈以戰則勝以仁則固是也○
此章言用兵者不可先事而動人亦不可逞強以欺弱
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應之可也倘不知戒慎而輕敵
則其取敗焉必矣故惟哀矜其事者乃可以勝敵也所
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三十四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易音異夫音扶

大道者天理之自然人性之固有雖愚夫愚婦苟有志于

此亦可以與知與能况明達者乎故謂吾言甚易知甚

易行也今天下乃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蓋人之爲道

乃厭其卑近而反務高遠之事故也殊不知所言之道

是有宗源可考所事之道是有君主可尋苟得其要則

頭頭是路何難知之有哉惟近而圖遠所以其無知

而不我知也夫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希與稀同被音披褐音曷

希少也則法也謂道非高遠人自不求也知遠者乃希

少而法道者爲尊貴也故荷衣於身也褐毛布也乃賤

少而法道者爲尊貴也。被荷衣於身也。褐毛布也。乃賤者所服。謂聖人懷藏道德而人不知。猶被褐之人懷抱寶玉而人不識。同大義也。○此章言道不遠人而人之爲道者。乃妄爲測度。故知道者希。而法道者貴。是以聖人懷藏至道。猶被褐懷土之象也。參同契所謂被褐懷玉外爲狂夫是也。

其知不知上章第三十五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

病病是以不病

扶夫音

夫爲學在乎知行兩端真僞二途而已苟能無所不知而如無所知者此乃真知爲上也倘本無所知而強以爲知者此乃僞知爲病也故學者惟病其僞知之病則眞實無妄而自然不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以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無病也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卽此義耳○此章承上章知行而言之蓋眞知爲上僞知爲病聖人知其病而病之所以能無病者也民不畏威章第三十六而人不畏威章第三十七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遠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

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見自愛自不貴故去彼

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自不貴故去彼

取此

狹音治厭去聲
大音扶去上聲

民者人民也威者尊嚴也大威者喻災咎也謂人不畏
其尊嚴之教令而妄行妄作無所忌憚則天譴人禍之
大威始至矣夫人居天地之中爲至貴生天地之間爲
最靈故無自狹其居心而不廣無自厭其生身而不保
乃自暴自棄以妄爲常者何可也夫惟不自厭棄者而
天亦不厭絕之也是以聖人自知之明而不自執已見
自愛之重而不自爲尊貴故去彼狹厭而取此知愛者

有以也○此章言人無畏懼之心則大威乃至矣蓋天
既生之養之而人豈可自狹厭乎惟聖人乃自知自愛
乃去彼取此以盡其道也夫而也夫對不自知自愛而
勇於敢則殺章第三十七章無自怨其出於面水於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惡去

惡去

敢者逞強也不敗者退弱也殺死也活生也夫堅強者死之徒此小人血氣之勇故勇於敵則殺也所謂徯金革死而不戰是也而柔弱者生之徒此君子德義之勇

故勇於不敢則活也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也利
謂生也害謂死也言此生死之兩端或有得生而利者
或有得死而害者又有應生而反殺者有應死而反活
者是惟天鑒之無私乃示其好惡而加之此人孰能知
其故哉是以聖人猶難盡知之況其他乎闢尹子所謂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卽此義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
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恢音

漸

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以天之生物必

因其材而篤焉乃任萬物之自然未嘗與物爭競而物
莫能違之故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也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故曰不言而善應
也天施運化春溫夏熱秋涼冬寒生長斂藏各應其候
乃自然而然其誰召之哉故曰不召而自來也天道寬
平陰陽往來盈虛迭更坦然無奇其營謀之樞機非人
之所能測識故曰坦然而善謀也恢恢大也疎稀也謂
天網固大其彰善癉惡乃有乘除之法及遲速之分一
時難見其端倪然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是天網雖疎

而未嘗有所漏失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易所謂

而末嘗有所漏失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易所謂
積善之家必自餘慶積不善之家必自餘殃又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是此之義也○此
章言強弱之得生死利害之相關應天之示好惡明善
惡其孰能知天之施運化降災祥而何可測哉是以
謂聖人猶難之者以此也

民不畏死章第三十八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

民無恆產則無恆心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豈畏其死哉奈何在上者不行發政施仁之道而復用刑以死懼之則何益矣若使民仰事俯畜無虧凶年饑歲無患安焉守業飽食煖衣自然樂生而畏死當斯時也倘有奇詭亂羣者則吾執而殺之此孰敢不服哉所謂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是也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无音扶斲音提希與稀同

司殺者謂天也蓋天道之福善禍淫常主宰於冥冥之

中今聖人之誅斲罰道乃是奉天行化而已矣非執一

中今聖人之誅兇罰逆乃是奉天行化而已矣非執一
己之私也如孟子所謂天吏是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
也苟以偏執之已見而妄施刑戮是爲代司殺者之殺
也此猶如代大匠之斲削夫代大匠之斲削者本非其
所能乃妄爲之也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此章言當
施仁政以養民勿任刑罰以治國及其政教已行而有
不法爲奇者則誅之可也倘不教而妄殺此不但不服
其民而日自傷其國矣可不慎乎

民之饑章第三十九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致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

爲是以難治

食音寺
治平聲

稅租也謂民之所以饑者雖由於凶年歉歲之故然亦有因在上者食稅之多以致下民所入不敷所出是以其飢者耶夫聖人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今民之難於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不休而民方且承應無暇何能治生安業是以其難治者耶所謂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也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

賢於貴生

扶 先音

夫民者莫不惡死而樂生如所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此則何致於輕死哉唯其求生之過厚暗慾
無窮貪妄無厭及至赴水火而不憂蹈白刃而不懼是
以其輕死者耶賢勝也貴重也夫唯無以多方求生爲
事乃順其自然而不妄作豈不賢於貴身貪生之爲哉
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是此義也○此章言在上者
當省刑罰薄稅斂宜以無爲治其民勿以有爲理其國
而民之輕死者以其求生之過厚苟能守其分定任其

自然豈不賢於貴生者乎

人之生也柔弱章第四十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脆音翠

天地之道乃以一氣發育萬物而萬物順二氣以生長

斂藏惟人也爲萬物之最靈得冲和之至妙其視聽言

動亦皆氣之所爲故其生則百骸平和四體柔弱及其

死也則臟腑敗壞肢體堅強而萬物草木之生也亦莫

不柔和脆軟及其既死則形枯質槁是人物之所以如

此者蓋得其和氣則生而柔失其和氣則死而強也故

此者蓋得其和氣則生而柔失其和氣則死而強也故
謂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所謂苟得其養無
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即此之義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折或作
挫誤也

處上
聲

夫強弱之理推之於用兵之道彼自恃強盛者其氣必
驕而兵驕者其勢必敗故不能勝敵也折者斷也謂如
木之弱小者則眾皆捨之不伐惟其強大者則人將折
之而敗矣是以天地人物者天則空虛似柔弱故居乎

圖

上地則堅實似强大故居乎下而人之與物亦是此理
故曰强大處下柔弱處上也○此章言卑柔軟弱者是
生之徒堅強剛猛者是死之類故强者處下弱者處上
而爲學者不可不知此義也

天之道章第四十一

圖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

凡弛弓乃俯其體則弣在上弣向下而張弓乃仰其體
則弣在下弣向上故謂天地運化之道陰陽消長之機

其猶張弓之理乎蓋天地陽氣之在下者則升之於上其陰氣之在上者則降之於下升極則降降極則升此卽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又如陽氣太極則生陰陰氣太極則生陽以及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此卽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

圖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天地之道其盈虛消長之理乃損其有餘而補其不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是也夫唯

人之道則其私欲固蔽乃反是而不然也將損他人之
不足以奉自身之有餘而利己妨人比比皆然也孰能
將我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則世鮮其人此唯有道
者能之也易所謂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見音現

夫聖人知損益之道盈縮之機故作成萬物乃施爲而
不自恃其能愛養民人乃成功而不自居其所且不欲
自見其賢以顯其德也所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
也○此章言天地之道盈虛損益互相裁成而人道則

反是惟聖人能奉天法道不恃其已長不現其自能此
聖道之所以爲大也

天下柔弱章第四十二

館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方圓平直莫不從之而不爭
其性雖就下倚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
山故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也所謂水善利萬物而不
爭是也然其又能流物轉石決岸冲堤則水勢之勇是

無物可以易其能也故曰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
易之也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是也故凡
物之弱者可以勝其強而柔者可以勝其剛此天下之
人莫不知之而莫能有行之者其惟聖人能之也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反

川澤納汚而江海能爲百谷王故謂受國之垢是謂社
稷主也山藪藏疾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謂能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王也此聖人之至言爲經常之正論

而不知者乃視之若反也○此章言柔弱可勝剛強

而不知者乃視之若反也○此章言柔弱可勝剛強天下共知之而莫能行之唯聖人能知能行故爲天下之主宰是乃正經之言而猶若反言之也又老子當衰周之世見文勝俗弊欲救之以質樸故書內恆言無爲之道而且反激之語是補偏救弊之意也奈世人不察其義而徑以反言若正視之豈不誤耶今日正言若反老子蓋預知有反言若正者矣吁其神乎哉

和大怨章第四十三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

於人

人之有大讎深怨者一時豈能消釋而我強欲和解之此必有餘怨未忘是安可以爲善舉之事此喻人之有大惡者雖竭力教之以善則必有餘惡不去未能爲盡善盡美也契者刻木爲券乃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也其左契在左財物者之所同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是以謂聖人之治人也乃恭己以恕人不苛求其細過正如執左契以自主任執右契之人來取之只要其符合於券而不求全責備其人者同一揆也所

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又曰赦小過舉賢才是此義也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徹通也謂教人之道其有德者在於司契之膺合而無德者務求其事事之通徹豈不戛戛乎其難哉是故聖人司契之道其與天道之錫執無有親疏之別惟善者與之之道同一理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書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是也○此章言甚惡之人雖教之一時不能至善猶如大怨和之不能即解也是以聖人責已恕人以俟其漸化但司其左契之合而不強其

盡通也夫天道至公無私惟視其積善者而與之餘慶
正如司契之理其揆一也

小國寡民章第四十四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
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
之自當作佰

寡少也什十也佰百也器者什物之器也蓋古者師行
二五爲什凡器物之類必共之謂之什物什具也夫大
國人夥氣澆而難治小國人少氣淳而易治故此謂小

國寡於民使有什佰人之器物而無事以用之使民重
其死生而不遠徙他處雖有舟輿無有遠行故無所乘
之也雖有甲兵無有戰爭故無所陳之也復還也謂將
使民復還如上古之世用結繩以記驗共爭物而成淳
樸之治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卽此之義耳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樂音洛

有道之世熙熙皞皞故民乃甘其所食美其所服安於

其居樂於其俗而鄰國之郊相望於左右雞犬之聲相聞於四境其民以至於老死乃不相往來而無跋涉之勞苦也○此章言治小國若是其易也然治大國者亦如是而已矣蓋以力服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也故苟能行道德以施仁義則大國者更易爲功也如孟子所謂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是此義耳今日小國寡民者亦謙卑之意是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讀者不可不知之也

信言不美章第四十五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

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有官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爲人之
爲去聲

信實之言其外未必華美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是由華美之言其內未必信實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

言者不必有德是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故曰善者不

辯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故曰辯者不善也知道者

不必用博聞而博聞者未必能知道也夫聖人不凝滯

於物故不積而博施也爲者助也與也聖學真積力久
成已所以成物故既以爲於人而已愈有不乏既以與
於人而已愈多不虧蓋道無方體無窮盡也天地之道
利澤萬物而不害於物聖人之道爲民主宰而不爭於
民陰符經所謂天人合發是也○此章言有美其外者
未必能善其內也惟聖人真實無妄表裏如一而博施
無窮故天道利而不害聖人爲而不爭其揆一也易曰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是此之義也

老子傳畧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爲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
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
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
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
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
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卒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
之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

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
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立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丁
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
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老子無爲
自化清靜自正

諸家語畧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畧云夫老氏之學道
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
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

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
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
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
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而陰陽推
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
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
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
帝目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

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朱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
官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戒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
潛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
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

爲之道

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

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
道至矣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
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
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
於不羈毀之則消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
不毀其可不畧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

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
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山果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

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然佛之說吾不能詳而曾

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

也亦有妄乎

見退居類稿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

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

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
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
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
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
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
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

並見
紅注

薛君采曰我朝洪武太祖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
知前代哲王之道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
書有道德經一冊其文淺而旨奧用袖盤桓其書見本經

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
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
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朕知斯
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書
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
此亶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
之謂矣

見薛氏老
子集解

愚按自古言孔老通家之學者指不勝屈難以盡述茲
予註本義竟因錄焦弱侯老子翼中語數條其餘可槩

見矣然總之老子之道孔孟未嘗與之支吾何後世議
論不一其譽者固多而毀者亦不少古人所謂川澤納
汚山藪藏疾何損於高深旨哉斯言吾儕當勉之元真
子識

浙江圖書

道德經本義後序

記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功德何矣而立言之道分作述兩途作則經天緯地繼古開今如四子六經等書此其最也述則發前人之微義明來者之心思如後世傳疏註解之類足以羽翼經典乃與功德並列爲三洵非易事正之少也賤以生長儒家自幼攻舉子業故馳情於制藝涉獵於辭章而惟性命之學竟茫乎未有所得也後至乾隆庚戌歲聞吾師

元真先生隱道於會稽之四峯山窮理盡性養氣頗真得

孔顏真樂視富貴如浮雲徹黃老根宗等光陰似駒隙明
儒道之同源闡性命之一致學者仰之久矣正因往謁而
拜門下焉數年來得洞觀

先生所著諸書及耳提面命之餘覺茅塞稍開俗情漸去
於修身養性之道若有所得焉茲

先生復出道德經本義四卷示之以付諸剞劂夫道德經
之註不啻百餘家大抵以禪家性法之旨釋之爲多而將
其修齊治平之道盡爲埋沒已數千年矣今得

先生之註解洗去從前舊染煥然面目一新以孔老爲通

家謂儒道非兩轍而其立言之大意蓋與功德相合而不

先生之註解洗去從前舊染煥然面目一新以孔老爲通家謂儒道非兩轍而其立言之大意蓋與功德相合而不
可離者然究而言之仍是老子之本旨固非異說也其義
具詳於

先生之註并前序中無庸正之瑣述明眼人自能知之今
附數言於簡末者以誌授受之由及知遇之幸有如此而
喜爲同道者告焉於是乎書

皆

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二月三日蘭谿門人桐楊子董
采正再拜謹跋

老子道德經本義卷末終

浙江圖書館

111.21
4423

347706

借閱者注意

別讓圖書逾期、損壞

圖書是社會主義財產

- (一) 借閱此書須加意愛護，不得在書內
借持原書。或遺失，應賠償同書。
損壞，難以賠償者，須加倍賠償。
- (二) 借閱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應
借即還。逾期不還，停止借書權。
逾期不還，停止借書權。
- (三) 借閱此書如需用時，本館得通知
借者須即繳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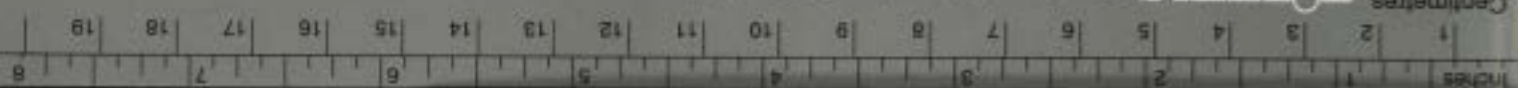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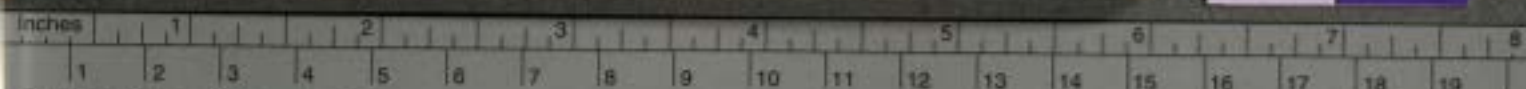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